葵菴集

地

晩說藏書

葵庵元集卷之四目錄

書

雜著

葵庵元集卷之四目錄

葵庵元集卷之四

疏

萬言疏 丙午

伏以嗚呼皇天不吊 王世子邸下奄忽薨逝臣民痛隕八域惟均況我 殿下以止慈之仁遭割愛之變摧慟酸苦可以仰想而時亭易邁 禮葬隔月岐嶷之姿何處復覩溫文之儀從此永閟天乎天乎玆曷故焉雖然事有常變理有順逆從古聖賢處變如常身當逆境應之以順況今 聖質乾健寶甲鼎盛推以眷佑之天理揆以祈祝之輿情慶必生於哀之

餘福必臻於禍之後伏望 聖明以是寬譬克思保
嗇仰念四百年 宗社之托俯循億萬命生靈之望
焉乃竊伏念國之有臺閣尚矣繩於木耳目於元首
上而効謇諤匡救之忱下而主彈壓激揚之論君德
朝綱是焉攸視則其不可輕畀而冐據也審矣是故
必擇其學識之高明志氣之剛毅言議之峻正者以
居其職以責其效而凡在下之膺是命者亦必自量
而後乃可進爾苟非其人徒有其名而麟楦鶴軒只
自行呼唱於道路而已則朝家設置之意豈亶使之
然而幼而學壯而行者果止於是乎不愧于天不怍

于心然則如臣賤陋奚宜於是哉氣質魯下培養淺薄全沒知覺百無省似雖使阿好者稱之亦不過倥侗短拙之一物焉耳天無棄物幸竊科第根孤植弱落拓棲遲退伏鄉廬疏水養親自分爲 聖世之間蹤無復望 清朝之廁跡乃於千萬夢想之外栢府除旨荐降於草莽之中 召命鄭重 天騶聯翩恩典亦及於老父樞啣並到於蓬門臣驚惶感泣罔知攸措以此昏愚踈逖之賤荷此光鮮拂拭之寵生死肉骨未足喻其洪造嘘枯還榮不能形其至渥而況 國有新慼 君父疚懷奔問義重往役時急臣

於是乎他不暇顧章皇登途力疾驅馳間承 恩遞遂以私行來伏旅次纔數日耳新除又降 天牌儼臨臣未敢言私一 肅恩命只欲伸感分畏義之衷何嘗有率職論事之望哉反復思量萬不合於 聖朝風憲之任此非飾辭例讓自有公議正論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俯垂鑑諒亟命鐫削仍勅銓曹勿復檢臣之名於臺侍之望以嚴官方以安微分不勝幸甚嗚呼愛君之心一天所賦憂國之誠均民攸秉臣雖無狀臣亦人耳豈無是心與是誠而點檢平生無一可取粗解讀古人書只聞爲子孝爲臣忠天理人情

當然底物事而已生逢堯舜之聖常切葵藿之忱而況臣今日之來卽臣拜君之初瞻望象魏丹悃自激終若徘徊泯默而退則是臣不惟負吾　君亦所以上負賦與之天下負教訓之父臣豈忍爲是哉臣雖不敢以臺臣自處乃若其一二所懷則油然感發緘蓄不得茲將獻芹之微誠庸備詢蕘之盛念惟　聖明之澄省而采擇焉一日懋聖學以立治本臣聞帝王心學淵源其來遠矣嗚呼心法之要昉於虞書學之一字創於說命此盖萬世人主出治之本也何者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夫以天下而禪欲天下之安責之以安天下之道
而其丁寧告戒不在於政令施措之間必先於精一
危微之訓則可見是心爲治天下之大經也說之告
武丁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道積于厥躬夫
當日君臣之交勉方切於舟楫旱雨之喻而必以遜
志積躬之說發爲治亂君民之關捩則可見是學爲
君天下之大法也說所謂學卽大舜所謂精一盖學
也者所以求至乎精一而精一者學之極工耳精屬
知一屬行知行兩進之功斯其爲唐虞三代之一串
貫來而至孔門而其法大備逮朱氏而其說尤明大

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明善誠身庸學之章句或問是已堯止一言舜加三言孔朱則又千言而萬語盖世愈遠而文愈繁皆益彰而道益明如日在上開眼可覩如道當前舉足可踏世之任君師之責者能有志於此學則夫何患知行之迷其方乎大抵三正以上君與師一道學與事一理君以治之師以教之學以源之事以委之故德業如彼其隆功化如彼其深降自秦漢君焉而不師事焉而不學人心本危而益危道心本微而益微沉沉百世醉生夢死世無善治良以是夫恭惟我 殿下天縱之資日新其德柔二

帝傳授之心法遵列聖繼承之學術無偏無黨懋建
其有極克勤克邁丕闡我斯文全體既立大用將周
則 殿下於此學有其志有其事又有其始矣其於
致知力行之工不患其不深造然而如或執此而遽
以爲吾知已盡吾行已足則聖人緝熙之功將未免
半塗之歎譬彼不息之乾健於寅而停於午無疆之
坤運於東而止於西則其何以畢造化之妙生成之
澤哉猗歟我 聖上今日之日惟休亦惟恤光御纔
過十年寶齡未滿四旬如朝初發行路尚遠如春始
啓蔵功尚多安得不慥慥然知而又知行而又行以

爲吾出治施事之大經大法也哉自吾之語默形色一動一靜之近以至於天地古今萬事萬物之多莫不有至實之理至當之則存焉卽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知之者所以知此中也行之者所以行此中也夫旣得其中而允執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以之而發號施令以之而賞善罰惡以之而治國平天下無所處而非中中之德其盛矣乎若夫知行用工之方則庸學諸儒之說備矣以臣蒙學何敢贅焉而徹上徹下惟在於敬成始成終無出乎誠抑嘗觀夫洪範九疇歸重於中五之皇極而極之要在五事事之

本在思思者其非所謂心而爲學之主宰者乎愚臣之所望於吾　君者高宗之學堯舜之心也所期於吾邦者殷道之復興唐虞之雍熙也伏願　殿下其監于茲惟永罔愆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　聖明留意焉二曰嚴懲討以闡大義臣聞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嗚呼吾夫子一匹夫耳握寸管而成一篇討旣骨而誅其心使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異心者舉有所懲懼而不敢肆焉今我　聖上以堂堂千乘之君所踏者孔氏之道所秉者王者之權旣有其德

又有其位太陽遍照何陰不伏至澤旁流何惡不化
而凶醜之徒不絕其種朝鉏而暮生昨除而今萌此
其故何哉噫噫痛矣乙丙之變尚忍言哉逆魁戎首
次第就戮凶腰亂領前後伏法今不必更爲之泚筆
曇林而所可痛者西島之女妖乃付於近郊南渤之
戚凶反出於平陸逆天之榮相鬼誅先及射日之福
環與憤未快寬典每多於威猛仁恕輒勝於義斷甚
至如賊夏之窮凶極惡亙萬古所無之大逆而端緒
未究支屬尚存由是之故魑或舞於白日草又生於
春風年年鞫獄枝葉蔓延其所以損國體而累聖德

爲如何哉懲討不嚴大義未闡而其國之不亾者幸
耳至若近日廷楫等罪惡實關於國本天討之所不
貸王法之所不容國人之所共讎也粤我 聖上光
承曆服每以儲嗣之晩晩爲憂擧國上下一心渴望
乃於壬寅秋甲觀騰祥 睿質載誕環東土凡有血
氣者莫不延頸而歸心一日而喜一日之無恙一年
而幸一年之無故位號之旣定則擧欣欣然相告曰
此吾君之子也慶科之以設則又雀躍焉相賀曰此
吾世子之科也屈指計年漸至衣若干尺哀哉痛哉
誰謂今年春秋纔五遽有此萬萬不意之凶變哉究

厥所崇專在斷乳而斷乳之議廷揖賓主之雖在閭巷間賤人兒五歲前不乳鮮不招瘦而致病況於至貴至重之地乃敢以此說諉之其心所在抑獨何哉名爲醫官非不知此而繼而有誤藥之擧特其次第事耳一國臣民莫不欲食其肉寢其皮誓不與此賊共天此可見人心之所同然其可以幾孤微品而恕其罪貸其命耶三醫正刑一日難徐臣謂從今以後亟允三司之諸啓以副八域之輿望斷不可已也伏

願 殿下夬揮乾斷廓掃凶穢以貴春秋之一治焉

書曰樹德懋滋除惡懋本又曰辟以止辟乃辟惟

聖明留意焉三曰奬節義以培士氣臣聞士者國之元氣而士之所尚氣爾嗚呼天地之間盖有一氣氣有正氣直氣浩然之氣氣之發隨處異稱而其實一而已矣人之生於兩間者孰非是氣之稟而惟士也所抱大所負重鍾得是偏多盖氣非士不行士非氣不立故曰士氣士氣振則扶綱常樹風聲其國以安士氣不振則俗習委靡趨尚汚下其國隨危國之有士氣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水無源則涸木無根則枯國無士氣則亾士氣之有關於國若是其大矣雖然士氣不能自士氣惟待上之人培養之如何耳如

欲培養士氣莫若崇奬節義夫節義者士氣之所爲
也因其所爲而褒揚之羽翼之則其爲之者自然興
起而益振焉此必然之理也肆昔哲王晣此之理人
之有氣節者尚之士之有忠義者引之風時人而範
來俗皷一世而聳百代不然頴川之水款許人洗其
耳而西山之蕨一任他采采乎哉或者謂節義衰世
事此非有道者之言臣竊謂節義即道學中一事耳
若使稷契生於亂世則必不讓逄干之忠烈如令逄
干出於聖代則必無愧稷契之功業易地則皆然其
可二視之哉又况東海高風能掃秦人之萬甲桐江

一絲竟扶漢家之九鼎則源出乎上而利歸於國矣
爽惟我大東自殷師以來尤以風節禮義爲國洎我
聖朝四百年養得來孔厚且遠觀於龍蛇丙丁間烈
烈僉君子可知已夫何近年以來所謂士氣苶然靡
然人無正直之論儒多苟且之習父兄之所敎詔師
友之所講明若非溫飽之計則是保全之望以言乎
朝廷則平居旣無忘軀犯顏之直緩急豈有殉君死
上之烈以言乎學校則尋常元無讀書窮理之工倉
卒寧有扶倫衛道之效京風鄕俗打成一片間有頭
角之稍異持操之自好者則輒羣起而衆攻之語直

而氣薾者認以生事之人而避之心一而資純者諉
以無用之物而擯之衆楚一齊終然同歸以便給佞
俐爲人才以因循軟熟爲時體夫禮義廉恥是爲四
維今之世亦有四維乎文行忠信是爲四教今之人
亦知四教乎甚至尊周二字擔閣一邊含冤忍痛漫
不知爲何說匪風下泉恬不思其微旨世道人事良
可哀痛士氣如此節義何望節義既亡宗國何地今
日庭臣亦嘗有以袁安之涕賈生之哭爲 殿下陳
此事者乎噫其悲矣忠臣盡節非爲青史之賛烈士
死義不待明主之知是故海窖齧雪之臣自分泯跡

於黃沙睢陽嚼指之士何曾致身於赤墀雖然此乃千百載一人耳下此一等必待上之導率而後作伏願 殿下深究其導率之方褒奬之典使此世之人知節義之可尚而不可侮則凡天下流行充塞底一氣豈豐於古而嗇於今耶孟子論氣若曰是集義所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惟 聖明留意焉四曰存紀綱以正人心臣聞紀綱頹廢則君不君國不國嗚呼天以五紀成化育之功人以三綱正彝倫之敘王者當天人之會爲紀綱之主其尊爲大一統之紀其德爲總萬目之綱綱之紀之之所以爲太阿之柄

者允若玆矣故紀綱立則民志定紀綱不立則人心不正今日紀綱可謂立乎否乎內而都城外而鄉曲紛紛百怪種種千奇少無安閒忠厚之風皆有促迫乖戾之氣輿儓下賤斥呼宰相之名而詬辱之樵牧愚氓敢議朝廷之政而訕謗之義理則弁髦矣名分則彝斁矣庶人之稍饒禁嚮而后飾寒士之素之一瓢而百結負升而乘何寇之至冠倒而屨何位之有方長不折文義誤認貴人無種邪說肆行抑陽而扶陰遂成一副當俗套千名而犯分還作常茶飯例規下焉而凌上賤焉而犯貴幼焉而侵長小人也而侮

君子倫常之變處處而起風化之罪在在而然輒以
拚置爲事類以彌縫爲能噫噫紀綱之頹敗至此風
俗安得不薄惡風俗之薄惡至此人心安得不陷溺
興訛造訕良民變爲鬼蜮樂禍思亂赤子半是龍蛇
殿下深居九重何以知人心世道之至於此哉玆盖
有由焉　聖上有從諫之量而朝陽之鳴鳳不聞
聖上有求賢之誠而空谷之白駒不來上則有睿哲
之君下則無奉承之臣朝野懈怠百事叢脞馴致其
道以至於此耳臣常以爲人心陷溺之害反有甚於
亂逆層生之禍盖層生之亂逆其罪易見而其禍近

陷溺之人心其迹難見而其害遠殆孟子所謂楊墨之禍甚於洪水猛獸者也自古及今人心世道至於如此而其國之爲國臣未之聞伏願 殿下穆然深思赫然改圖廣求直言博詢公議其於忠逆之辨則益加夬斷而嚴之其於惠鮮之政則益加呴嚅而仁之明白痛快於注措之間丁寧反復於絲綸之中霜露並行肅舒交至則轉移之頃風采立異王綱斯可存而人心庶可正矣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易曰信及豚魚惟 聖明留意焉五曰勉修省以荅天譴

臣聞天鑑孔赫實不虛生嗚呼天人相與之際甚可

畏也臣謹按西銘以天地爲大父母以大君爲其宗
子又按春秋以元春王正明人君之道在體元居正
而奉若天道蓋天視君猶子君事天如父君有一念
之善則天垂和風慶雲之祥君有一念之非則天示
彗孛薄蝕之灾是在洛書庶徵之疇蓋有五時五恒
之若莫所謂若孰使之然哉今我 聖上代工行化
面稽天若宰成輔相之罔愆昭事欽奉之無怫而未
滿一紀灾異百出至於今年元朝之日食仲春之地
震而其變極矣不審上天於我 殿下何怒而若此
哉孔光謂天道不必憂安石謂天變不足畏此皆佞

耳慢耳得罪於天劉向之徒又以某灾爲某失之應其說則拘滯不通獨有董仲舒一言爲可據其言畧曰君有失道天出灾害以告之不知自省又以怪異警懼之尚不知變而敗傷乃至旨哉言乎臣亦有驗於近事者向在癸甲歲大侵民無幸時我 聖上特發惻隱之心大設賑濟之策萬姓生活入域蹈舞其年秋大熟越明年又大有臣以此知仲舒之言不誣而天心之仁愛吾君若是其至矣初以凶荒儆之爲殿下之時有所失繼之豐樂報之以 殿下之終盖其道然則今春灾孽安知非天意之有待耶所臨法

殿璸佩瑲瑲　殿下於此時則無爽儀暗室屋漏之中亦如斯否日御經筵　玉音琅琅　殿下於此時則無失德蜎淵蠖濩之際果如斯否天地鬼神臨上質傍惟　殿下無微而不修省無隱而不恐懼常常曰我之學問雖勤而心術猶欠精一歟懲討雖嚴而妖孽猶多失漏歟好賢自謂如渴而賢路尚未廣歟從諫自謂如流而言路尚未開歟士氣摧折而人心反側歟貪墨熾歟奢侈盛歟帝之譴我豈無其以以此數事再三自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若子之事親親怒而愈惕雖非當怒慄慄引罪則親心底豫並與

本事而渾化伏願 殿下懋哉懋哉對諟如敎視履
考祥于以盡修德省躬之實則豈無消灾致休之應
哉書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
之惟 聖明留意焉六曰廣聰明以得人材臣聞才
不借於異代盖天所以降才於此世只欲以需用於
當代是以一代之才自足了一世之事事有常變而
世無無事之世才有大小而代無無才之代何必遠
求乎他而恥今之不古若哉求之則得之矣嗚呼崑
山不崩玉出無窮滄海不渴珎藏無盡天不墜矣地
不隤矣生生之理化化之氣古猶今而今亦古則是

理與是氣豈古之人獨稟而今之人不稟乎但天視其世之所事而異其才耳勛華文明時則有若夔龍湯武征伐時則有若伊呂三國風塵多生將才六朝綺麗多出文才奎躔五星之運則又彬彬然儒碩矣青邱沿革彷彿中華　聖朝人材於斯爲盛前後輩出難以歷數況今瑞日中天鴻運方啓文敎幾茂躋於休明治化將臻於郅隆則何獨無需此時命此世之所謂其才者耶龍必雲虎必風有君無臣其說不出聲相應氣相求主聖臣賢其類必至以　殿下爲君而謂無才智之臣臣未之信也方今朝著淸明羣俊

濟濟文經武緯鱗躍翔集經邦濟世恆於斯急病讓
夷恆於斯只是他盤錯不遇利器無別歲寒未至後
凋難分其可以此而少之乎哉雖然不止於斯矣嘉
穀生於野而爲祿美木產於山而爲材山野之間亦
豈無可用底人哉懷抱瑾瑜深藏不市者想或有之
蘊蓄經綸遯世無悶者抑或有之海月巖雲寥寥自
得以待其時者亦無怪其間有之矣此等人出而爲
用於世則大可爲夔龍伊呂小可以爲黼黻干城之
材斯又非 殿下之臣而今世之材乎寧適求之而
或不得豈曰無之而初不求此非大聖人待人之道

惟望 聖明勿貳乎在朝之近勿忘乎在野之遠亟思其求得之術焉噫八字之宏四隆之遐非一人耳目之所能周必以天下之耳爲吾耳天下之目爲吾目以廣吾聰明然後遠者可聞隱者可見而所求者斯可得矣安車蒲輪反是末節束帛加璧祗歸縟文雖然天地生物本無全功聖人用材各取一能是以百藥臚陳烏喙亦可已疾八音繁會柷敔猶能節聲誠能求之以此而用之如此則自無求備之失豈有侵官之患哉書曰明四目達四聰又曰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惟 聖明留意焉七曰思變通以革時弊臣

聞法久則生弊弊甚則當革嗚呼當今之弊可革者
多矣先王作法法非不美後聖守法法非不習爭奈
半千年傳來時異古今之宜俗殊淳澆之尚以至政
無不弊弊無不痼譬如金甌玉衡歲剜年磨圭角多
缺星銖屢變則不得不趂其典型之尚存亟思所以
補隙塗痕以復其舊此勢之然而理之常耳凡今之
所以爲國憂民患者有難一一毛擧臣請先言其最
急者曰稅船之弊也曰糶糴之弊也曰軍兵之弊也
曰迎送之弊也曰科擧之弊也大抵我朝田政略倣
禹貢九等之制而當初定結旣不任於厥土至今收

稅又不循乎其年灾年灾俵太半尾閭而戶首之斗其剩如贅船頭之斛其浮如溺及其裝載又無土船船自三江江人竪慫㗖其掊克恣其貪饕大洋孤帆蒼茫夜發民多再徵國收半納民安得不竆國用安得不匱莫重正供其弊如此此稅船所以合有變通者也還穀之法盖取古人義倉之規將以活民反以病民民初輸納充溢其斛沙粗雜米可種可飯到民受食未半其倉而米則半粗粗則半糠向汝所納神遁羽化及其再輸刑杖狼藉禍延隣族徵督火發民安得不困國穀安得不縮莫重天倉其弊如此此糶

羅所以宜有變通者也兵藏于農我鑑乎唐而軍不知兵兵不成樸田氓野童衛三狐不給朽弓破鏑殺一郗何能虛薄風雲紙是烏有白地組練便同兒戲幸今南北無警昇平日久而若以乘除之氣數推之則難保其每如今日桑土之戒濡袽之備恐不可不為之地而文恬武嬉漫不為心民安得不懼國勢安得不殆莫重戎事其弊如此此軍兵所以當有變通者也方伯一道之命守令百里之本久任則責成數遞則蔑效雖在熙皞之世必待九載而後始行黜陟之政況此衰世何責之速朝差夕改人不自信倏來

忽去民無所定幽明殿最何暇得其實新舊迎送適足爲其費是故民得新官先憂馱價官得新除先穿曲逕至於内職促數尤甚民安得不疑國綱安得不紊莫重官方其弊如此此瓜限貶規之應有所變通者也科擧一事其弊最多原夫七書講誦只是尋行數墨之學六體功令本非經天緯地之文比周室賓興而多慚視漢家孝廉而猶歉縱使盡其道而得其才亦爲遺其本而尚其末況今其法之行已久其流之弊益深承訛襲謬莫可收拾且以經工之弊言之則厥初法意盖爲經術而後人科臼全在利祿自小

少而徑八到白首而蒙學僅以諺解諷其音釋至於文義茫如聾瞽何望其有得於性理之學治平之道哉窮則為書師不贍童蒙之訓達而作文官猶短吏胥之嘲未必皆然大槩如斯至若製述之科尤有所甚焉若何則棘圍縫彌先失待士之禮較藝術能殊非訓民之術誓乃畔之始聚為爭之端北來雙冀恐難免我東方作俑之責矣況聞法也者待人而行有法無人則烏能免今日之弊也哉今日科弊政在欲速與循私若言其欲速之患則寅題卯券筆捷如神風批電抹鑑別孔易緇巾汲汲於進取奚暇擇齊門

之竽瑟丹筆忙忙拾考出何暇辨鄭詩之玉礫以故文多貽笑榜不叶望若言其循私之患則終南之捷徑多開拱辰之冥榜罕聞主司頭顱間或冬烘舉子經營半是丕休無文而華我因知其攸爲不耕而穫誰復明其所以況其爲文全不成章弱調脆格無非衰世之氣凄辭冷韻有似亡國之音夫文者載道之器有可以觀世教而當此熙明之世有此蕭索之文識者之憂厥惟久矣此莫非士乏素養人無定力全以躁競干謁陷其心術而然耳心術旣陷於未仕之前事業可想於已仕之後士習何以正人材何以得

朝家申飭前後至嚴而以講以製其弊如右今日科
制尤不可不爲之變通者此也噫百弊之中五弊尤
甚若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　聖明雖勤於宵旰臣
工雖勞於內外其於陶鑄之功恐無毫絲之效比之
如人方患大腫一毛一髮無不受病若不亟使良醫
俾盡其救活之方則其殆乎大命之近止豈不危哉
豈不懼哉臣玆以白鬚之年不勝漆室之憂敢此冒
陳其狀以道其故而至其捄弊之策螻蟻微臣何敢
容喙伏願　殿下亟令廟堂講求其存革之道審正
其便宜之術以幸民國以解渴急有不可虛徐者而

其要只在 聖明之一心耳噫嘻此豈謂變舊章而作新法云乎哉易曰變則通通則久又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惟 聖明留意焉凡此七條疏陳亶出一斗腔血雖無驚天動人之說亦有憂明危治之誠惟我 聖上勿以卑近而忽之勿以腐陳而略之因其淺而及其深必以誠小民爲祈天永命之本以誠身爲誠小民之本以心爲身之本而心之要在學學之爲學也蓋與經生文士音義撰綴不同敬以徹之誠以成之念終始典于玆玆非向所謂說之謨大舜之訓耶雖然此亦有急先務其惟曰立志志者心之所

之而做事之的也自古聖哲莫不先定其志志乎王
則王矣志乎霸則霸而止耳古人有云作法于凉末
流猶貪今若不志王而志霸則其規模制度恐亦爲
桓文漢唐之下矣豈不令志士發歎於千載之後哉
於休我
聖明以不世出之君當大有爲之時視古
爲師何遽不若以明理盡性爲志則姑息少康之論
不敢入矣以奮發振作爲志則循塗守轍之說不能
動矣以正大光明爲志則諂邪鄙弱之習自然消融
矣以弘毅純實爲志則輕躁浮薄之俗自爾蕩滌矣
以博施爲志則一夫不獲咸我之恥 殿下誠能立

此志行此志則二帝可三三王可四而天下之幸臣亦與焉臣方以二帝三王望吾君何獨不以二帝三王之臣待今日之羣臣乎益告舜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夫孰曰舜無是焉而朱蔡猶嫌其爲面諛釋其不然而定註爲贊堯之辭盖人臣告君之義以此而可見矣故禹以丹朱戒舜周公以商紂戒成王周昌以其君爲桀紂劉毅以其主爲桓靈其言則不遜矣其類則不當矣然而時君不罪後人傳美臣常恠夫後世䟽章及奏語皆是順旨之溫辭未見批鱗之直說若以此認爲臣分之當然而欲作君

德之表章則伊尹非聖者乎其必以言之逆心者求諸道遜志者求諸非道何哉今臣於此疏數心劾脅無言不到而猶不免爲宋臣文天祥不激不泛之論此又臣之罪也況以蓬蓽賤蹤虫蟻微命濫竽是懼漏危宜戒雖使無言誰曰不可而必以僭妄之見敢陳瀆撓之章大而時政細而民情輒事縷縷殆成萬言其愚甚矣其罪大矣既犯雷霆之威寧逃斧鉞之誅非不知此猶且爲此此可見其心之有不能自已者矣如以一得之獻或有半分之效則臣雖萬萬滅死亦無悔愛乞 聖慈察其愚而憐之正其罪而嚴

之嗚呼言有盡而意不可竆臣於治疏將上之際纔得覽僚臺疏啓始知李東馨有同赦之罪盖臣新從下土來病伏私邸不出門外茫然未聞事端故耳試以僚言與　聖批反復參互讀之未半毛骨俱竦噫噫丙申春大義理今不敢詳言而眞所謂建不悖質無疑俟不惑者也天下後世孰敢有異言而況爲今日　聖明之臣子者乎惟彼東馨以當時漏網之魚爲此日吹沙之蜮闖呈一疏托以論人暗售其包藏之禍心欲逞其網打之凶計論其罪狀誅戮猶輕臣謂東馨設鞫嚴問明正典刑有不容暫緩也今於一

東馨若不以其當律治之則臣恐亂逆從此接迹而起向所謂懲討不嚴其國危亡者此之謂也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屛營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諸條陳勉無非切實爾於新入之初有此言事極庸嘉乃當體念爾其勿辭察職

請文正公金河西從享 文廟疏 代作

伏以公議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始則雖閼終焉必達達則不可遏乃理勢然爾先正臣文正公金麟厚從享 文廟之論盖已百有餘年是故雖以臣等賤陋之蹤愚迷之見亦有好德之性衛道之誠入路

齊聲千里蘭足九淵叶闇一朝得徹事不偶然若有所待公議之久屈方伸此其機也及承 聖批若曰文正之造詣于嘗所尊慕然從享大典禮也幾百年未遑之舉今豈可輕議凡此二十九字文理嚴密旨義淵深可與二典三謨相表裏而重其事嚴其禮之聖意又並行而不相悖大哉 王言一哉王心臣等之榮感攢祝反有多於遽然得請於是乎臣等雖欲不復言得乎嗚呼先正臣道德之允合於從享我聖上固已默諒而心許之矣而特 聖意有在未之輕許則其所以未許乃所以深許也 聖明已知之

臣等已言之今無容復事疊牀而惟百年人心之咨嗟
慨惜欝結不解者則別有說焉噫嘻惟天於先正臣若
將有所爲鍾之以山河之正氣賦之以純粹之美質成
就道學蘊抱經綸而生不得展布於明時歿不得躋享
於 聖廡長使志士掩抑於穹壤之間此其理何哉雖
然東方之人至今知義理倫綱之重者莫非先正踐履
樹立之攸賜也躋享與否於先正何有而在後人崇報
闡揚之義惟有此一道理或者天意其在斯歟伏惟
殿下試於淸燕之暇淵乎其念及於此則必有所慽慽
然感動於 宸衷者而其所允許定不待臣言之畢矣

嗚呼道學也節義也文章也有一於斯猶是以名世而
傳後況兼備而並有之者歷數今古惟一文正而已是
以文正公臣宋時烈撰其碑文首發此義而至有曰天
佑我東鍾出河西金先生文成公臣李珥則曰淸水芙
蓉光風霽月出處之正海東無與比倫大抵文章餘事
固不暇論而道學節義本非二物先正之辨得大節秪
自道學中做出來者只緣世敎旣衰知德者鮮又其樹
立之本末泯然無跡民無得而稱焉故數百年來眞知
文正者惟有李宋兩先正而已何幸今日 聖明在上精
義入神辭令文章動合天則而今年春 賜祭文中大

本中正之句隻手三綱之褒眞所謂分金秤出族百世而不惑者也使先正而有知得此於敵以下猶當以爲朝暮遇況以臣子而得之於君父者乎然則以我　聖上君師之至責崇儒重道之苦心亟擧表章之典直接乎孔聖之門墻使天下後世知道學之積於中而出處之得其正則既往之未遑安知其非有待於今日耶先儒之定論已久矣多士之封章亦屢矣而每值事故一未登徹留作傳來未遑之典今始一徹於　九旒之下此殆天所以誘之也嗚呼　聖朝歷年以來典禮之不遑於前而遑於後者亦多矣在昔五賢之躋其後四先

正之享率多百有餘年後始舉況以先正臣德業之盛値我　聖上文明之會不先不後千載一時則雖使初疏而便許亦未見其有欠於愼重之道而　殿下猶以輕許爲嫌則其所以待先正者至矣今若於臣等之再籲而允之則愈見其事禮之爲嚴且重而今日之舉尤豈不有光於前日之未遑耶臣等以螻蟻之微犯雷霆之威輒冒萬死敢此再瀆此非爲先正一人地也乃所以爲斯文也非但爲斯文也實所以爲世道也　殿下試以此事下詢于在朝則三事百僚夫孰曰不可廣詢于在野則山林之士田廬之氓必皆曰今又不遑愛

待何時伏願　殿下軫百年久欝之公議循一國大同之羣情特命有司亟舉先正臣文正公金麟厚從享文廟之典以重吾道以光世教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從享之舉其事則至嚴其禮則至重非忽景仰有難輕許爾等退修學業

十漸疏 辛亥三月十五日承牌上

伏以嗚呼君臣猶父子也中心所懷不以直告則彼其子疑其父矣尚可謂有秉彝之天乎仍念臣是化育蔚魚中一物耳小少陶甄又頼庭訓勤苦半生倖竊一第是其父母之所祝匪直為富貴温飽之計而

已而時則事君之日長事親之日短區區至願先以烏鳥反哺之私爲急而格天無誠需世非才竟違所望忽焉爲天地間求感之人噫其悲夫苫塊之歲月如電衰朽之軀命若縷人生到此萬事傷心縱使有五鼎之食千鍾之祿爲誰榮而爲誰養哉臣於是乎無復榮塗之望而甘作荒野之甿擬與春鳥秋虫偕詠仁天飢烏病鶴共畢殘日此實私分之攸安愚計之所定也乃於昨年舉國同慶之日伏承掌憲 召命有不敢言私者章皇上來一謝 恩命粗伸義分而違傲譴罷犯重勘輕忱誠未徹感祝徒結旣又上

有延頸之後下無致身之力因循棲屑居然經歲非
不欲歸歸且雖覲拖到今年三入臺省而或緣誠意
之阻閡或因病勢之沉痼一違再違徒增罪戾間亦
低徊近郊漸謀南歸之計而栢府 寵命又奚爲而
至哉 恩召至及於所寓微分有畏於自便踢蹶入
城適値昨日之日犬馬之誠於是乎倍切矣他不暇
顧冒沒 肅命臣所自期止此而已從前濫叨 恩
造如天而賤陋無狀涓埃蔑效今亦何顏飄纓拂袂
揚揚然自處以臺閣之臣哉況臣所患痰癖之症越
添於旅瑣寒苦之中委頓床席蠢動無望伏乞 聖

明哀之察之亟許鐫遞以便公私千萬幸甚嗚呼生三事一人之大倫而臣命途奇薄孤露不滅此生此世何怙何恃所仰望而爲命者只有吾 聖君在上耳可愛乎吾君則吾父也亦吾師也可但曰 君於我哉固當兼三誠而一之合三敬而一於顛沛死生不貳不參自今至盡之年無非事 殿下之日雖然是未始以爵祿之高下官職之有無間焉使微臣白衣緇巾老於邱壑惟此心一而已矣所以然者所性故耳不然彼向陽之草負暄之民亦何嘗身朱芾而迹丹墀者耶此臣所以區區乞免非出於忘公便私

之計者則亦何忍諉是乞免之章而可言而不言乎
㦲嗚呼今日悠悠萬事無急於導養 元子元子誕
已二年矣玆所謂導養非謂講論以教之學問以訓
之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
肆昔哲王於此之道豫爲之所方其世子之未生也
先立胎中之教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割不正不
食席不正不坐及其生也舉之以禮奉之以度郊見
而致其敬廟謁而盡其誠迨乎既生而漸長也道正
事聞正言正人之與處正士之與接前後左右折旋
起居罔非惟正之爲故厥冲人生於正長於正薰蒸

漸染融液陶甄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以至衣若干尺而爰立爲世子仁孝溫文天下文明禮所謂一有元良萬邦以貞者此也今我　前星之慶行且三歲則視古人胎教禮摯之期亦已過矣惟　聖明所以以父道臨之者必不但爲止慈之仁而已其所以戒愼洞屬當如何哉嗚呼前此之三十載光陰孰非　殿下戰兢臨履之日後此之千萬世基業孰非　殿下創艾啓迪之地是則　聖明於爲國乎恐無一日之自暇逸矣臣謹按一部明義錄允爲我東方春秋而其中　聖躬之生於憂患用晦而明處困而亨者至

矣盡矣惟天降大任先之以窮戚拂鬱俾至乎玉成
龍飛其理自古而然矣則猗歟我 聖上得有今日
安知非憂患中做出來者耶臣以是而推之竊惟今
日 元子之生則乃在豐亨豫大之時是其所以嚴
於導養之方者尤不可以不念必也若鶩若隕克寅
克畏然後庶可以有孚於先王未然之教而無慚於
後天中命之休矣是在 聖上一念之微耳夫一念
之微而善惡判焉吉凶歧焉可不戒哉可不愼哉國
之本在 元子元子之本在 聖父伏願 殿下常
於喜慶之中存以警懼之心每使警多於喜懼勝於

慶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夫所謂戒慎云者亦非陰陽
拘忌之謂也凡修齊治平之道政令施措之則一動
一靜一云一爲無不粹然一出於正則其血脉之所
貫通神釆之所灌注初若春噓而物茁終至氣化而
形成此其理至微且玄始可與知道者言三代享國
長久用此道也惟 聖明每於屋漏燕居之際試自
省躬而撫頂則必有見乎臨上質傍之洋洋者矣嗚
呼我 殿下眞聖主也睿質卓越龍顏秀異 聖學
高明雲章煥燁求之三正以上盖亦未易多得向於
御極之初推 貳極潛養之功承列聖精一之傳凝

神勵精發政施仁曰兪曰咈動合天則乃文乃武允
協人望朝著蔚有清明之象草野頓無愁怨之聲咸
曰東方聖人作當此之時　聖明之所自期不在漢
唐之下臣民之所仰望高出虞夏之際進進乎駸駸
乎一紀之內百度幾乎貞庶績幾乎凝郅隆之化朝
暮且覩矣夫何數年以來漸不如初宵旰方勤而治
不復志準的尚遠而事不從心紀綱日益紊風俗日
益渝朝象日益潰裂士氣日益卑下若人之方病大
腫一毛一髮無不受病此其故奚哉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先儒曰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此蓋常情之

通患而從古帝王之不免於是者亦多矣今以我
聖明當此休運而其治化功效之若是蔑蔑者臣愚
死罪竊意　聖心之敬畏遜於前聖德之廣運怠於
始故其所以發見於事爲之末者然歟臣請以耳目
之所覩記極言而竭論之不避鈇鉞之誅可乎嗚呼
登極初則聽言納諫如流如響今則臺閣虛拘謇諤
無聞登極初則朝經暮史爰諮爰諏今則玉署文具
講論不繼登極初則重道崇儒朝野想望今則眷彼
空谷白駒不來登極初則剗亂剔繁以節財用今則
責應或廣儲蓄不盈登極初則禁奢絕侈以昭儉德

今則倡優后飾與優偕制登極初則激濁揚清以勵
風化今則貪墨漸熾彈駁猶稀登極初則堯欽禹夔
翼翼乾乾今則英銳勝於簡重高明過於沉潛登極
初則垂拱淵默總攣大綱今則無細不檢無微不察
違天若保養之道近元首叢脞之界登極初則罕科
擧以養賢能嚴宮坊以絕希覬今則禮羅頻設間行
無名之別試　恩綸猥屑時有非例之特除登極初
則克嚴於忠逆之分克明乎討復之義以尊春秋之
大一統今則隄防漸弛義理漸晦殆將國不國人不
人而三司百僚只自掩抑沫飲而已盖此十漸在唐

宋中主猶爲慚德況以我　聖上天地之大日月之
明曾謂有是乎有一於是不可爲　元子視況並有
之乎嗚呼是豈無所以然哉臣嘗讀洪範九章皇極
中處上而天時之休咎下而人事之貞悔無小無大
無微無顯罔不繫於惟皇之極其所謂極卽堯舜所
謂心夫心一而已矣而亦有人心道心之異以其生
於形氣之私者謂之人以其原於性命之正者謂之
道道焉而擴而充之則爲唐虞爲三代矣人焉而流
而蕩之則爲桀紂爲五季矣大抵心是活物耳碧霄
黃壤朝夕上下止水駭浪頃刻變化其操舍之間存

亾之辨古之人言之詳矣是在夫人無不皆然而在
人主所繫尤大蓋以人主爲天下之主而心君又爲
人主之主也是知凡天下萬事萬物皆本於人主之
一心則今此十條之有始無終夫豈非 殿下所當
自反者乎臣不敢知 殿下今日之心果如 殿下
初年之心乎臣不敢知 殿下今日之所以存諸中
而見諸外者果如 殿下初年之所以積於中而發
於外者乎若以今日之證效視諸初年之期待則必
不待臣言之畢而自有所惕然悵然於 聖衷者矣
嗚呼 殿下所居之位四百年 祖宗之位也 殿

下所有之國四百年　祖宗之國也四百年列祖列宗以其國傳之　殿下以其位授之　殿下而洋洋乎日臨赫赫乎日監惟恐　殿下一事之或差一政之或失則　殿下安敢不以　祖宗之心爲之心而以　殿下之私恩與私意爲之哉大禹曰后克艱厥后孔子曰爲君難蓋天下之至艱者君后之責也天下之莫難者君后之道也而我　殿下以聰明睿智之姿御宇旣久經事已熟凡於臨萬機宰萬化視之如無處之容易甚至無前無古之過擧非一非再而惟　聖意之所欲爲則爲之臣未知何事何政有以

羣臣之言而且止且行者乎今日國事可謂流涕之不足至於痛哭痛哭之不足寧欲發出狂氣噫嘻穆穆深宮黼黻端拱猶不知人心世道之到了十分地頭故尚謂是粗治且安而然矣若使警戒之言日進於前骨鯁之說日入於耳則以我 聖之盛德至善豈至於是乎若稽雍熙之世亦有儆虐之戒是果爲貶其君而訾其上者耶臣恐天下後世之議者不能以我 殿下姿質之美抱 殿下德業之疵矣誠願殿下繼自今翻然改圖穆然深思夏毡之上常若淵冰在前雲日之下常如彗孛在傍一嚬一笑罔我私

之或干日殺日貿惟國言之是聽以之而一日二日眞積力久則倘所謂天地日月之無私陰陽慘舒之不息咸在吾度內而救得諸條之弊反諸初服之美特一轉移間事耳徹頭徹尾之敬成始成終之誠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審如是也 陟降之靈說豫於上岐嶷之姿茁茂於下太平萬世基業都自 聖明一身始豈不休哉豈不盛哉詩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書曰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於休我 聖其鑑于茲嗚呼聖明之世此何兆象忠逆無分懲討不張甚至於前監司尹著東以 朝廷倚毗之臣爲一道按察之

使向於怪鬼之自海島躍出也事當上告下遏以嚴
其義以盡其分而不此之爲知若不知一任其肆然
横過如升虛邑致使無識守令靡然承風待以別星
傳說狼藉臺言已發此而若不嚴懲其何以杜禍亂
而闡義理哉臣謂前監司尹蓍東亟施竄配之典宜
矣至若前判書鄭好仁着舊重臣經年在島國人原
之盖其當初之竄逐也殊非推本原情之法意至今
之屛棄也又欠非怒伊敎之 聖念此則誠不可不
爲之 賜環也審矣一抑一揚臣亦何心於其間噫
噫臣之情事良亦悲矣歸家無怙恃出門無友朋需

世之無其才立身之無其能倥傯樸拙萬無一取只有白髮丹心戀　闕之誠而已況此所叨之官以言爲責欲不言乎則此殆吾君不能欲盡言乎則其如令甲至嚴何蓋嘗中夜以興反復參倚乎言不言之間而終乃不敢不言猶不能盡言言不如不言臣罪至此死無所辭伏乞　天地父母哀其愚而察其衷焉臣無任悲憤痛刻激切屛營祈懇之至

葵庵元集卷之四

葵菴元集卷之五

疏

萬言疏 戊午八月二十六日詣臺上

伏以臣遐鄉疎賤之蹤姿性鹵下學識蔑裂本不合於清朝耳目之任而幸際熙運濫通是選從前履歷固非踰越而今此所叨爲任較重有非如臣淺劣者所可堪承則尤何敢不自鳴其不稱之實而晏晏然若固有之哉只緣臣在鄉時則屢承　召命或未及發行或未及封章皆以在外　許遞入京後則六月之政作除旋遞日前之拜庚牌儼臨逖違之餘震凛

感祝一謝 恩命是重是急他不暇顧踢蹶出肅而
一登 前席 天語温淳榮幸極矣復有何望況又
八朔旅食百病交侵痰癖用事嘔吐乘虛獨頹鬢颸
殑殑欲盡其所以可去而不可冒據也不止於不稱
而已玆敢召收神精強構文字俯暴衷曲仰瀆 宸
嚴伏乞 天地父母特垂生成之澤亟許鐫削之恩
以重公器以安私分千萬幸甚嗚呼臣是妄人耳凡
於臺職有除輒膺有膺輒言言則必妄發惟其心中
之所存無一不言於 君父之前者亦屢矣臣之罪
臣豈不知而 聖度天大尚賜寬假迄亦可以休矣矧

於乞免之章抑何他說之贅而第臣情事自別於人矣甲寅春下去今年春上來其間踈逖盖亦久矣身伏南荒心懸北闕每値朔風栗烈則仰首而問曰玉樓不瑕寒時見灾異洊疊則拱手而祝曰廈氈何以安聞一善政則喜而不寐聽一訛言則憂而忘食如是度了居然再閏而今年正月始渡淸漢西面山河明入靑眸五雲城闕暗激丹衷跧伏私次一念耿耿相彼閭巷之兒離其父母之側久後歸省自然有挽衣問事之語則臣於此世惟 殿下是父母安得無娓娓然仰白者而况伏承經筵敎導之言乎稽古人

臣之新從下土來者輒以四方之異聞聞焉臣請以鄉曲之所經歷道路之所覩聞一一直告因以之及於內可乎嗚呼凡今鄉曲之人大抵多失眞者惟天之賦與豈或偏嗇而然哉此不過傷於貧而迫於官習乎俗而狃乎訛馴以至於傷風敗俗之變處處相望干名犯分之罪在在皆然臣之一鄉謂之差勝而猶未免此他邑可知臣之一道稱以稍饒而尚患如此諸道可見於穆 聖明深居九重何以燭世道之至於此哉臣竊以爲歉荒猶不足憂灾異猶不足恤惟此人心之陷溺最爲今日之一大患何則本原旣

亾餘事可知夫好善惡惡恆物之大情而今世之人混淪乎善惡之分抑陰扶陽君子之正論而今世之士汨董乎陰陽之辨是以節義一款爲世所諱風泉二字無處可聞間或有一箇半箇之依俙彷彿於此等界上則輒羣排而衆咻之看作狂妄奇怪底物事大勢所靡然從風以之居鄉則巧令爲表準以之立朝則緘默爲規矩舉世滔滔莫之可救所知者利欲所望者僥倖乎居旣無批鱗犯顏之臣他日寧有伏節立義之士臣以辛苦狷狹之性處鄉黨親知之間盖嘗渴口以喻之盡力而援之而聽我藐藐仇怨

反至寸膠何能止全河之濁隻手何能障大海之倒哉此其所以爲憂也不啻如歎荒灾異之比而已惟其義理之陷溺如此故風俗之頹敗日甚惟其風俗之頹敗如此故民生之窮困日甚方來之憂庸有旣乎此乃臣五年在家所得而自今春乘馹後若言其在道之見則凡所觸目無非新晒驛夫驛乗不勝其疲弊之狀官隷官吏未揜其奸惡之形凡爲其守令者有能燭照其然而庇覆之憚壓之亦云難矣尚或尠矣閭閻錯落七亾八徙行路凄凉千鵠百鵠揔非盛代雍熙之象半是衰世蕭索之氣比諸五歲前光

景亦復落下數層我心惻惻我馬靡靡如有隱憂行到華城怳然天下之大觀也山川照耀草木馨香樓臺之盛城郭之壯如非鬼設似是天造力不煩民財不損下而宏規遠模逈出千古凡此皆自我 聖上仁衷永思中做得來者則百花之春都是化工之囿萬川之月無非太極之圈也是不但曰不以天下儉其事而已大哉 聖人之孝乎其所以爲孝之義始可與知道者道矣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其敢諂乎其敢溢美乎臣於是日朝入本城午出長安門三步回頭五步回轡遑遑蜷不忍行夜宿遲遲臺下繞壁徊徨

且欽且欷繼之以感淚之沾臆倘所謂未施哀而哀之者歟謂臣伊日事凡人之情見天下之至罕則必求其義理之所以然臣於終夜不寐之中忽自瞿瞿然心語曰此甚盛矣無奈過乎舜葬蒼梧象爲之耕而農不易畝禹葬會稽鳥爲之耘而市不易肆今此華城之葬葬之者聖葬者亦聖聖人之葬青山靜寂白雲舒閒珠樹琪花鬼擁神護雖在禁標幅圓之外亦只蒼然蔚然而已矣　列聖仙寢可推而知則惟此二十里外本州治之宏其制壯其度抑亦何所補於象設致隆之情文乎既非寧王遺志之所在則未

可比擬於周成之洛邑又非上皇土思之所寓則不
宜援引於漢高之新豐而當此民窮財竭之時爲此
經年動國之舉者是豈可已而不已者哉伏想我
聖上孝思常有以亙乎天而盤乎地參於前而倚於
衡只見其事而未見其他也噫噫千百世之下必有
仁人君子尚可以知我 聖之心而悲我 聖之事
者矣於戲不忘丕惟我 先世子邸下邃學宏謨盛
德至善克誕 聖躬後祿無疆民之仰之如天如地
天地之禮以小爲貴其所以事之也惟其內心故爾
夫天地德產至大至廣如欲充類而準報之則雖盡

天下之物極天下之數無可以稱其盛而答其殷故無寧約而簡之撮而小之不壇而地不壁而陶不太牢而特牲以象夫至愛之無容至敬之無文者此乃貴小之禮然也以此義推之則今此式廓之張大之無或過於禮乎臣於城役之後今始來覩既有所覩則不能無懷既有所懷則不能無言既有所言則言不敢不盡惟　聖明淵然而運穆然而會恕其愚而察其衷焉向所謂先言外者大略如斯而將言內事心膽欲裂嗚呼今日朝廷之上忠逆無分義利不明時運所關亂賊不絕枝上生枝葉上生葉醜種無可

絶之期嚴章無可伸之日公議之抑欝一節深於一
節與情之憤痛今年甚於昨年彼蒼者天不欲保佑
我東方歟何其變怪之層疊也近日所謂邪學者其
亦天地之大逆而古今之大憝也若言其罪惡則蔽
一邪字未捨着一學字不襯名以邪學大非知言夫
所謂邪學也必如老佛楊朱其始焉出於超然爲善
之心而其終焉歸於異端害正之科一毫差而千里
謬者是之爲邪學爾今此何物凶鬼之自西洋來者
初以斁倫滅常爲入路專以剽財耽淫爲税駕直是
盗耳獸耳於盗乎何邪之云於獸乎何學之有其流

瀰漫其徒繁殖其爲隱憂悠然若終南漢水之無竆已噫民神雜糅顓頊受之九潦七旱禹湯當之竟至於轉灾召祥反險爲夷以樹大功德於天下萬世矣今日天意正在於斯則惟我 聖上安得視彼洋流如蜉蝣之微涓涔之淺而小之乎哉宜若強寇大賊之臨境犯陣攻之猶恐不力治之猶恐不竆而顧乃於特忠輩伏法後並置諸度外以待其感悟歸正如可以感悟歸正則初何以淪入其中哉一入其中已獸己禽復歸爲人萬無其理孰謂干羽之舞能解白登之圍耶甚至如李存昌者亦不正法尚今假息其

黨之肆然其勢之必至玆於日前又有申若樞者繼而起矣官以諫名闖呈一疏而封山祭天之請果未知其何說其欲導吾君如漢唐之主而啓之以封禪之謬禮耶此其爲罪已極罔赦而乃若揚恩頌德之煩其辭含冤忍痛之蔑其義則可謂獨不得秉彝之天者而是欲率天下而夷之也其氣味命脈宛然自洋中滾滾流出來而爲此泛濫嘗試之計者其亦有嗾而有受矣日前堂劄所請儘有意見臣謂存昌則亟正邦刑若樞則拿鞫得情斷不可已也嗚呼今年年事之大侵言之慘矣哀我民生亦孔之棘冬羅何

徵春稅何納億萬魚喁之命何以呴嚅公私無儲拯
濟沒策言念及此寧欲痛哭以我 聖如傷之仁當
吾民若瘝之辰宵衣旰食不遑寧居金相玉音至誠
惻怛有可以孚豚魚而格神明矣爲今日臣子者如
有人心則孰敢不精白一心奔走並力以期對揚休
命之萬一乎哉臣故常曰凡今之方伯守令其身則
處人鬼之關其心則繫忠逆之界吁亦可怕而可懼
已觀今廟堂之謨日日籌劃無中生有其勢雖難絕
處逢續其理或然凡天下萬事得於勤而成於誠今
日羣臣之心皆以 殿下之心爲心則何患乎穀之

之何憂乎民之飢且死也臣迺不解事妄進一說大
較今日救荒別無奇術只宜因其勢而利導之若伯
禹之治水斯可矣何者養民如養魚擾之則散安之
則聚夫刱新規發新令是所謂擾也循其理循其性
是所謂安也其災十分者蠲亦十分其欠一分者減
亦一分毋役毋徵毋出其疆路略以所有之穀賙其
急而已則彼至愚而神者無奈乎天運之孔艱有感
乎 聖澤之至渥思之又思忍而復忍前之一日糧
今爲二日食昔之一朔料今爲數月料或粥或粃或
一半盃濁醪或山而菜或海而魚以之漸漸然延命

此非安之則聚者乎若或大風聲別舉措宣然如有普濟均活之還元丹自京師下來云爾則飢腸枵肚谿心壑欲流涎而待之皤腹而望之雖使竟至於依所聞充所欲其心已動邪乘安作生道絕矣至若酒禁之論本是吾邦之元法允爲荒年之例規則臣固不以爲不便要亦行之好矣但去其太甚者而已嚴於酗斷於市足矣如欲一切禁之使至於無則其弊百端不可勝言利權於吏胥侯於民而村村爲亂離也邑邑焉變異也左街雖懸醉人之頭右肆難防飲者之口以古之紀綱惟此禁終莫之止況今紀綱則

非但莫之止也人之不死於飢而死於禁者必多矣
然則徒損乎國體徒傷乎民命而烝嘗之需洗腆之
用又其所關大矣況聞自鄉來者皆言三南之是令
方嚴此則不待上教而下已行之矣亦何必彰 聖
念勤 聖旨而費紛咈於其禁之禁不禁如何哉在
今 聖上自勉之道只如仁天之穹然覆燾民之所
欲則從之人之所惡則去之而凡諸不急之務一幷
停止是爲救灾恤窮之大關節而已也抑臣之所憂
則別有大於此者顧今世道人心雖在乎歲無變不
有幾乎倫常之斁絶則況此變年蠢爾愚氓以死藉

勢任自放倒無所不至其將淪入於夷狄禽獸之域
矣噫其痛矣民之生不如餓而死綱紀不絕則雖以
周餘之子遺猶可以中興義理既滅則雖以秦隋之
富強其亡也忽焉此所謂今日之憂不止於民命之
近而最急於民彝之斁也故今日導迪之道政宜一
邊講究其拯濟之方一邊申明其名敎風化之本然
後人之生方得以人道而生矣臣請以兩行並舉之
意嚴飭籌司大播中外焉嗚呼外而生民之憂既如
彼內而朝廷之憂又如此此將若之何哉今之進言
者紛紛乎萬端而舉是末耳盖聞天下萬事皆本於

人主之一心是知天下之本在人主人主之本在心心之所發而治亂興亡之所由別也夫人於兩間渺然一身參爲三極曰惟是心心之所以爲天下萬事之本者亦神矣從天下而入此心由此心而出天下其間遠矣層界多矣而其理之脗然則只一通耳夫惟人主之身深深深乎居九重千門之邃而人主之心又於其至深至邃之中襲襲乎黼黻以飾之重重乎冕旒以掩之若未可以窺測其中之所存者而隱微之萌毫髮之迹或變爲彗星厲鬼或化爲和風慶雲無不表揚暴白於一天之下時人咸覩之後世皆見之

瞭然若明鏡白日之相對指的者然矧今我 聖明
之心爲今日 聖明之臣者孰不知之明而察之審
乎天以好生爲心而 殿下之心卽一好生之天天
以不息爲心而 殿下之心亦一不息之天天地之
心可見於萬物之生成 殿下之心可見於萬機之
熙明而獨於內外一二事之尚不能徯我志而協我
願者抑亦何故而然哉臣嘗俯仰反復求其說而不
得終以學究餘習妄有所一得者玆敢冒萬死力陳
之古人有言曰膽欲大而心欲小詩人贊文王曰小
心翼翼夫是心也本自至大範圍乎天地則天地亦

小克塞乎宇宙則宇宙猶窄而在我之自持則斂然而納之退然而虛之如臨如履戰戰兢兢不自滿而不自足者此非所以小之云乎常常自反曰我之心或出腔子外歟每每自警曰我之心或走物欲上歟抑有暇逸之萌歟抑有輕易之發歟如是而臨事則何事不難如是而處位則何位不艱而至難至艱最莫如人君之所以爲君也晷刻之乍放則上而天怒震疊陛步之暫弛則下而民怨朋興若是乎人君之心尤不可不小而皇天所以尊寵焉付畀焉者豈亶使之富貴之安樂之哉故禹戒舜曰克艱厥后伊尹

訓太甲曰天位艱哉周公告成王曰不易惟王乃若吾夫子之對定公則直曰爲君難凡此艱難字盖自小字中出來以其隱則曰小以其費則曰難難與小其義一也從古聖賢豪傑孰非自這裏做得而均之爲道學之工程事業之張本盖在人之自小愈小而惟天之本大愈大在我之克艱益艱而惟彼之孔易益易異哉其所以小之也乃所以大之也其所以艱之也乃所以易之也雖在治定功成之後如有志滿意得于中則心是活物爾便自肆然夸大謂天下惟我在其流之弊不言而可知已噫自然至孔相去千

歲而四聖之言如出一口其言之可信其理之可忱
孰有以加於此哉洪惟我 聖主道四聖之道志四
聖之志穆穆欽若夙夜對越耿耿憂恤寤寐念玆御
宇初政蔚然可觀百僚奮庸四方聳聽大猷之盛朝
暮且期于今數十年來功化證敎之發見於外者每
有所不滿於聖衷者夫豈無所以然而然哉明達鍊
習日益進焉故戒愼惕厲不覺其減於前歟烜赫光
華日愈盛焉故洞屬兢業不知其異於昔歟臣愚死
罪竊以爲 聖明今日之心不如 聖明初年之心
也何以明之討復天下之大事也而濶狹操縱惟

聖旨之所在刑賞有國之大政也而舒慘予奪惟
聖意之所發羣僚不遑於顚倒庶績或近於叢脞凡
有善政惟 殿下之善政凡有過擧惟 殿下之過
擧凡有施措亦惟 殿下之施措也吾君之爲君也
何其勞而吾臣之爲臣也何其逸哉遜志之言由是
而進矣逆耳之言由是而退矣臣以是知 殿下今
日之爲國縱不至於無難而方來可懼也試於蜎淵
蠖濩之際靜言思之則其果然乎不然乎臣仰事
殿下已近二紀蓋亦有區區蠡管之妄度者矣竊覸
我 聖明龍顏秀異駿命篤厚以聰明睿智之姿兼

神武英銳之氣以恢弘淵深之度兼博洽淹貫之識千古人物低仰於玉衡九州山河的歷於瑶鏡青邱一域只行其所無事耳俯視朝端欝欝未快回顧宇內齪齪可羞於是焉存諸中者不能無悵然廓落之懷發於外者未免有漫然簡易之跡茲盖天分極高而緝熙之工猶未充其量地步甚濶而涵養之工猶未盡其方以至於是是實爲病根之所在也知如是是病不如是是藥藥石之妙顧不在於尊德性而道學問乎學問之道無他惟所在而盡其性自格致至治平只是一槩推向將去耳伏惟 聖學高明獨理

己盡今何敢復容議爲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尚克
是忱念茲在茲臣謹伏覽甲寅年十一月十三日
傳教若曰雖不讀書摩挲几案間書策是亦學問大
哉 王言好學不倦之意有溢於辭表臣於在家時
得此莊誦百遍中夜起舞紙今五年常如一日吾君
之好學甚則吾國其庶幾乎如臣蔑劣愚賤初何知
學問事而猶幸受人之徽言則有之茲敢以入箇字
爲題效千秋金鑑之獻其綱有八而其條有萬嗚呼
今我 冲人雖小元子哉衣尺漸長講讀已開雖未
入學講亦學也爽惟 元子所始之學其非 聖上

所好之學耶小學大學其道一道惟 殿下深留
聖念上而荅皇天付畀之命下而明 冲子啓迪之
訓以基我大邦无疆惟休者此乃微臣至願至祝之
所以懃懃乎懇懇乎不知止者也一曰中中也者不
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而天所以授之人人所以受
諸天蓋爲萬善之會通千聖之道統而其說始昉於
唐虞其義始備於洙泗其在吾東聖聖承承式至于
今日休於戲盛哉 殿下今日所有之國四百餘年
祖宗之國而國之所傳道亦偕焉 殿下今日所有
之民四百餘年 祖宗之民而民之所在道亦並焉

斯道也何道也唯堯舜禹湯文武所執所建之無形無極底一大物事不隨堯舜禹湯文武而去雖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後尚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時至今屹然立於天之下地之上者也小而一動一靜罔非是爲之準大而一典一則罔非是爲之臬以陰陽則雖吾所尚非陰而陽纔有一分之差過便不是中以善惡則雖吾所向非惡而善纔有半分之不及便不爲中況於初非陽而本末善者乎必也存諸心見諸事者純然無一分半分之或過或不及然後始可謂之中而仰以質之於天而天應之俯以暴之於民而民

順之於是焉儼然爲兩間之子一人則是亦今世之堯舜禹湯文武焉已矣伏願　聖明念念加勉仍以爲　元子視二日誠誠也者眞實无妄之謂惟天之於穆不已惟聖之純亦不已皆是物已玆所謂誠卽向所謂不息而天人以是而爲一矣誠則理不誠則欲誠則王不誠則霸誠則感不誠則無感誠則成不誠則無成凡事皆然況大業乎常人尚然況帝王乎以之成天下之萬物以之行天下之九經大哉其用乎以之事天則何煩乎儀文度數之殷盛以之臨民則何關乎誓誥會盟之諄複昕臨大庭百弁蹌蹌於

是時則固然矣屋漏之中亦能純一否乎日御法筵萬目昭昭於此際則固可矣燕昵之間亦能專一否乎皐鶴聞天宮鐘徹外其不可揜如是夫伏願 聖明念念加勉仍以爲 元子則三日敬敬也者主一無適之謂聖功所以直內而嚴外用五事而勝百邪也曰欽曰恭無非是箇之積中著外者而以之爲格致誠正之本以之爲修齊治平之基則如欲志於道而向乎學夫孰能舍此而成始成終乎哉況惟人辟莅崇高之位挾雷霆之威其志易驕其氣難制則其所以不可不勉乎斯者又較著矣故有曰疾敬德有曰

克敬惟親或敬勝怠而興或謂敬不足行而已是知天下國家之治亂興亡顧其德之敬不敬如何耳臣嘗讀易而得誠敬之所從來夫乾畫實實則爲誠坤畫虛虛則生敬故乾之九二始言誠坤之六二始言敬敬與誠出自包犧心畫原天地自然之理也伏願聖明念念加勉乃以爲 元子法四曰明明也者如日月之光輝如水鑑之瑩澈無遠之不照無微之不燭也故大人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者而君人之道必以是而爲先何則昏不察賢邪之分暗不省用捨之辨則辟之不辟其國危矣是以堯湯之治本乎欽

明星雲之化出於文明厥亦惟明后惟明明后雖有造詣之淺深而其所以爲明一也然而是明也豈一巳之明哉克明其本明之明以至于貞明之明則是其爲明誠可謂君道之明而如或自作其明察察爲事則典章有亂舊之患制度無容衆之休盍亦觀夫紘紞之瑱聰冕旒之蔽眼乎哉君子之道用晦而明不有虞淵之入焉有暘谷之出伏願 聖明念念加勉仍以爲 元子鑑五曰寬寬也者博大含弘綽有餘裕如天之燾如地之負無所不容於度內者此帝王之寬也寬則得衆得衆則得國國之爲國其基於

寛以之御衆龍德正中以之代虐亂社靈長三正以
降漢祖近之蓋德量優容則人爭附之性度狹隘則
民皆叛之民叛而去君誰與爲故經著包荒之象傳
垂納汚之義伏願　聖明念念加勉仍以爲　元子
戒六曰靜靜也者寂然不動胳然未發底時節而惟
天下萬焉皆生於靜靜是動之母耳乾道之靜也全
故其動直坤道之靜也翕故其動闢太極本無極無
極者其非靜之體乎大衍尚太一太一者其非靜之
象乎流水不腐動則動矣若非其源之泓儲何憑而
活活戶樞不蠹動則動矣若無其根之硬着何憑而

軋軋熙皞之盛元自穆淸之垂拱郅隆之休只因大道之玄默若使朝仙暮兵數數乎勞攘東禪西狩紛紛乎劻勷則何德之暇養而何績之可凝哉故周濂溪極圖說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諸葛亮戒子書曰非靜無以成學若是乎爲學之必本於靜也伏願　聖明念念加勉仍以爲　元子訓七曰儉儉也者省約朴素不華不侈如動華之旅宿門養禹文之菲食卑服是已自古人君奢侈是尚而未有不亾其國者故恬侈滅義畢公嚴防庶服后飾賈生痛哭盖其所以糜財而病國也招殃而致寇也不啻如

兵革之發凶荒之毒而已下民何知惟上是視宮中
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宮中好廣袖四方全疋帛故上
有好者下必甚焉苟不能昭儉德而先之躬節約而
風之則靡靡之俗不至淪胥者尠矣嗟乎今日是弊
比商俗而不減方漢風而有加伏願　聖明念念加
勉仍以爲　元子警八曰謙謙也者不伐不矜自貶
自遜之謂也莫高者天而下濟乎地莫深者海而旁
控乎涓此古先聖哲所以德益高道益隆而福流於
時澤被於後者也嘗觀易卦六爻皆吉惟地山爲然
夫鬼神之所害者盈則所佑者何人道之所惡者滿

則所好者何自是富有而貴爲也而若不以是心持之則其盈日盈其滿日滿其終不知至於何境寧不凛凛然哉伏願 聖明念念加勉仍以爲 元子學

嗚呼惟此八箇之目元是一串之體分言之則各有間架井井不亂總論之則合成首尾鱗鱗不離皆是古人之言非臣之言也特以今日偶然自臣口出故語則欠於珍重身則犯於猥越此又臣之罪萬萬也然臣所以藉手事君此外無他說玆不得不爲之冒沒煩瀆惟 聖鑑之照察焉既又招致山林宿德之士要與之講論此義期有實效則彼讀書窮理懷寶待

價者安敢不思所以仰答　君恩俯念世道乎于然呼其與亹亹然吐其有哉夫君師一道也粵天生民其性惟均而氣拘物蔽以暴以棄一有巍然聖哲者出則帝乃欣然援立爲之君爲之師師也者教之謂也君也者治之謂也民不可以治之而不教則世亦安有君焉而非師者哉悲夫師道之不行也久矣千載歸來長夜漫漫上之人徒知爲君之尊不知爲師之重下之人但聞治我之令未聞教下之訓於是乎君與師分而二之矣其躬不能兼之則宜若得他人而代之以盡其責此與出於己者只一間耳而并與

此道而公之或疎而遠之或疑而貳之自玆以後天下始有君而無師矣其君之君安能如兼君師之君哉彛倫德行之爲本原者由是而隳荒禮樂刑政之爲末流者由是而顚錯此人心之所以不古而世道之所以不淑也今我　聖上赫然爲天之所立儼然爲世之所仰旣君之而又師之旣治之而又敎之大國之人以爲東方聖人作遐土之民皆曰吾君聖君也推此以往而有進無退則天下可運於掌況千里小邦乎向也之悵然廓落者可變爲怡然淵塞向也之漫然簡易者可化爲穆然寅協而人和洋溢何憂

乎怨咨天休盻蠁何慮乎灾異夫所謂二可三三可
四者其在斯歟其在斯歟臣遭遇明時不忍便訣希
叨諫職未敢終默弼祀崇嚴冒陳狂僭嶺海鈇鉞罪
在不赦臣無任云云
答曰省疏具悉備說時政俗弊其疏萬言爾能不汚
於亂散駢突之痼習者鄉居之效也附陳八條條條
得進言之體可嘉可嘉爾疏中其所爲孝之義可與
知道者道云云孰謂如爾踈蹤言之若是有理是哉
是哉爾其勿辭察職

農疏 己未

伏以嗚呼政貴務本而本莫大於農農在服勤而勤莫尚於豫夫豫之言先事早圖之謂也是在易有蠱之先甲巽之先庚君子以之見終於始將欲壯而行之則必學於幼將欲午而爲之則必起於寅未雨而繆之未濡而袽之凡諸萬事無不皆然矧乎邦之天在民民之天在食而農是食之本則爲天之天而爲本之本者其非天下之大事乎大事不可以猝辦必也豫爲之所時未至而已爲措之之道幾未到而已爲應之之策然後其事焉不跲而其理焉不錯矣是知勤也者農之績而豫也者勤之要也噫豫之時義

大矣哉若昔周家八百年王業盖本於農而詩之七月一篇可考而知也于耜之勞載績之功終歲盻盻無時或怠則其所以勤於農者果何如哉然而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飯則其爲計亦晚矣故授衣之備必於流火之節而豫之播穀之計必於于茅之辰而豫之八月萑葦所以豫明春之治蚕也九月場圃所以豫來歲之納禾也不春而戒春未冬而備冬則自春徂冬無一時之不豫也不飢而慮飢未寒而憂寒則賙飢禦寒無一事之不豫也故先儒以爲七月八章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盖其仰觀乎星日霜

露之變俯察乎草木昆虫之化感時物之遷嬗修人事之早晏以趍動作之候以資衣食之利著無非豫爲之則也嗚呼此非周公告成王之詩乎允篤公劉承天誕降克追后稷之業維納之鞠維田功之是懋以基王迹以剏洪業而其流風餘韻渢渢乎可徵於豳之俗則元聖之必以是述而陳之並與無逸之書朝夕諷誦於冲人之左右俾知稼穡之艱難以迪其屢豐重熙之慶者其旨深矣其計遠矣是不獨周王之所可監抑亦爲萬世人主之龜鑑也今我 主上殿下承 列聖稽田之功紹百王終畝之業懋實重

本不遑寧處盖亦二紀于玆而惟此己未之歲丕惟
我　先大王親耕之年也往卽于田貽我遐謨而天
星已周　聖慕維新撫五辰而興懷按一𤩰而考禮
思欲祇述遺事誕興我稼而乃於建丑之月前一日
己丑之未正　穆然凝旒渙發　綸音于以勸農政
而求農書　十行昭回八方誕宣文可以耀星日誠
足以格神明噫其事則在於今春而其政則發於前
冬　聖明之勤於農而豫事者其至矣而又謂土
氣之旺肇於丑之半仰候中星俯叶管灰玄枵隔晨
丹綍在朝以之警郊甿播時之幾而趁土王用事之

令則其所以爲民事可謂旣勤而又勤矣其所以授人時可謂旣豫而又豫矣這箇勤字這箇豫字其亦有得於周公之訓歟嗚呼曰勤曰豫皆自我 聖上誠意中出來盖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惟我 聖明之盛德至善盖自誠之乃至乎誠也惟其誠也故勤惟其勤也故豫臣於此盖亦有區區蠡管之仰揣者而至若壠畝間事理物情有非人君所嘗經歷者則 殿下又何其知之熟而說之詳耶耕播耘穫之對時趨事燥濕沃确之隨處施功無不纖悉於誕告之中而甚至如某穀之宜某土某糞之宜

某田烟茶火粟之屬其事畇隰畛甽之異其等無不
歷數而枚舉之反復諄諄於一幅雲章雖使老農談
之蔑以加矣 頒下之日眞諺翻謄揭于路上則山
傖野夫聚首仰讀齊聲皆賀曰我 聖上農師也勤
者以勸懦者以立嗟乎今日臣工果有誦七月之詩
進無逸之書有如周公之於成王者乎不然則 北
宸深矣南畝遐矣田家百事孰從而聞之而聞而道
之又如此其委曲乎婉轉乎哉 大聖人生知之姿
亶聰之稟盖有以周萬物而洞萬理則其知如神臣
何聞然嗚呼 殿下之於民事念之既勤備之既豫

則其所以勸課者固無未盡之端矣　殿下之於農務知之既詳講之既熟則其所以究度者宜無可詢之謨矣行將編輯一書頒示八路而猶且念古今之異宜軫風土之殊俗又慮其貧富之有所不同也事力之有所未逮也不欲硬定凡例膠守舊規乃使京外臣僚各進其見備進其策　察邇詢蕘甚盛舉也為今日臣子者苟有秉彝之天則孰不欣欣然欽頌贊歎而樂為之說哉嗚呼如臣之臣獨是妄物耳累入耳顧以積躬之孽反受分憂之責　恩益隆而罪益著寬容愈多而悚懼愈增一節深於一節一日加

於一日頭上晴天常聽雷霆脚下平地每見淵氷推是心以往而律已治人之勉其道息黥洗垢之倖其望則要亦不過爲謀身之計曷嘗自謂有報 國之誠哉然而才短識淺此亦未能萬一焉臣之情事良亦悲夫今於民事之 下詢也隨衆逐隊晏然敷陳非義之所敢安怵罪畏義泯然含默非分之所敢出以此以彼均之爲罪而只是白日照臨丹衷諳激與其重得不言之罪無寧甘受妄言之律故不敢不言而乃敢言之其計亦窮矣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哀之察之以卒生成之澤焉臣竊嘗以爲農有三領

曰天時也曰地理也曰人事也三領之中又各有目焉雨露風霜旱澇霰雹四者天時之目也高燥卑濕衍沃瘠确四者地理之目也耕墾播種耘耔刈穫四者人事之目而修隄堰利鎡器儲農糧備種子入糞壤五者又是人功之緊務要用參錯於四者之間而不可廢一者也雖然鄒夫子不云乎天時不如地理地理不如人和此蓋言其守城禦賊之事而臣則以爲治農之理亦猶是焉何者人力所到天可以必天且不違而況於地乎今夫深耕而易耨以盡其力早種而數耘無失其期占天時之不齊而水耕旱種之

隨其候焉覽地理之攸宜而加糞入灰之費其功焉則雨暘雖愆而無損於我稼矣壤土雖瘠而可化爲良田矣此非人力之所以勝天時而擅地理者乎然而人事之修亦有其要非勤何以興其業而不豫何以成其勤乎水不豫瀦則當旱而渴矣器不豫具則臨耕而窘矣穀不豫蓄則饁彼播厥臨期而何以備物糞不豫聚則瘠土薄畝後時而何以施功是故堰洑溝渠之豫修其築者所以備旱也耒耜鋤鎛之豫整其器者將以利用也指有事於西疇而瓶間之粟藏中之穀豫爲之儲蓄焉相攸宜於厥土而竈下之

灰廐中之糞豫爲之積聚焉則田家之終年勤苦何事之不豫備何物之不豫具而上之所以勸下之所以作舍此一豫字何以哉臣是士而農者也生長南州老於南土之農而南州之土水田多而旱田小原野沃而水泉活橘榴梅篁萬戶煙花稷稻黍粟四野黃雲素稱吾民衣食之鄉而儘爲 國家根本之地也南人之食力於茲土者其利倍蓰於他道而其作之之法視他道尤致力焉蓋自正月望後已始翻耕而初八牛糞再八莎土三八草木始發之葉而三四番翻耕待其生土熟而塊壤解濕者以燥剛者以柔

然後始灌水而齒犂之限以芒種後夏至前移秧而移秧後間一望一耘至三耘四耘而後止夫如是則百無一失歲必得農上上收四五石租次不下二三石田農則綿田爲一等而其翻耕入糞與畓農無異如牟麥之田注尿爲上故秋冬間受之於盆槽隨盈隨注以沃其根此爲農家之一務耳南農之法大抵如此故天有水旱之灾而不能害其業地有厚薄之異而各能盡其利倘所謂天時地理皆不如人事者非耶臣之身親經歷而慣熟於平日者如此故以爲不如此不可以爲農矣今來西邑察其習俗則其所

治農大與南土不同所謂農家事多空疎溺則不益涸則不屋鹹滓苦液白地漂流時屆暮春厥析尚稽郊坰寂寂耕作無人此不但人事之怠緩蓋亦朔氣猶寒凍土未解而然爾若是而可望其有秋乎蓋其俗黷利而好貨舍本而趨末侈靡之風近於商俗浮薄之習同於衛風夫何父師遺範掃地無餘而八條遺敎一變至此耶臣旣守此邑請以此邑之地形土風一一條陳于左盖肅之爲邑東接慈山西濱大海東西相距僅百里南界順安北隣安州南北相距只爲三十五里幅員不廣山水無情羣巒錯落元無方

圓五行之體衆流渙散全乏汪洋萬折之勢四顧漫然一無可觀從古人才之不出其以是歟坊不過十六戶不過五千而濱海多廣斥近峽皆旱田豆太牟麥之種桑麻木綿之利與南土無異但其穀數之出半不及焉故八口之家所作或過百畝而新舊難繼每患絶糧節當窮春閭里遑遑豈西南異路天時有寒煖之差地理有厚薄之殊而莫容人力於其間歟臣嘗躬行田野踏驗壤土招集農人而誘以南土之農法則皆曰是法也宜於南而不宜於西雖欲效之風氣相隔奈於天時何土性不類奈於地理何誨之

懇懇聽之邈邈蓋是千百年流來之習耳雖欲強勸而勸行之定知其徒勞而無功矣徒擾而無益矣其實豈或然哉人力既盡則天定可勝民功既至則地理可變苟使此土之人早耕而先播優糞而數耘一依南土之法則其所收效何遽不若而土俗已痼眊風難革惟此農業之疎略猶屬薄物細故耳以紀綱則懈弛以名分則紊亂貴賤也嫡庶也儒品也校之東西齋也混然洞董無復辨別臣竊慨然欲試矯正之方則積轍已深急絃易絶有非一朝一夕之所可以峻氣行得者臣於年前在南鄉時謹伏覽 御製

綸音其文總千餘言其制凡六件事曰養老也曰務實也曰頒行小學也曰五倫行實也曰鄉飲儀式也曰鄉約條例也本末備了綱條燦然大學之三領洪範之九章亦不外是矣臣與學究文窮圭復莊誦鼓舞相慶曉諭其義考證其禮仍與之略試於一洞之中則自然有觀感之效坊曲閭悖戾之習或減於前催科時收納之羅或爭其先風草之偃亦孔神矣人性之善其可誣乎臣以已驗之效欲試於此土則奚啻鑿枘之不相當而誠恐規矩之無所施矣抑而行之迂且遠矣己日之孚其可遽乎夫齊一變而至魯

魯一變而至道蓋自有循序以漸之理而古之人曾
有以齊魯待蜀人者今此關西之紛華雖不至如蜀
之悍僻而臣之才調百不及張方平何以知齊之魯
之之道也哉只願遄歸司敗毋令徒費西人之月俸
而已矣大抵地無古今之異則今之田亦古之田人
無南北之殊則北之民亦南之民以斯民治斯田宜
有大同之喜保無相懸之歎而眷言仰俯若是逕庭
抑亦何故而然哉嗚呼黃圖九甸淪入狼望之地青
邱一域獨傳龜疇之敎天下甫田盡在東矣爭奈
王政之經界久廢民俗之畦畛太露含巳耘人往往

不根之枯苗朝耕暮穫在在無源之黃潦識者之憂厥惟久矣何幸今日千一之鴻運重回九五之龍德斯普粒烝之仁逈出百王穀士之化邁追三正而尚慮夫邦本之或瘁每患乎民天之或荒一哉維心其乾之健大哉維言其帝之訓惟彼至愚而同得者無不聲八而神通則半畝丹田將復見元賦之畇畇千里黃壤庶再覩嘉穀之穰穰而風薰財阜古今一揆屋封家給南北同慶是其所以爲農也亶可謂大農之農而　寶祿由是而豐裕矣　玉食由是而安吉矣然則今我　聖上之所望於下者豈但在於百畝

三農之間而已哉以臣之庸愚𧗠累尚不給於三農又遑恤於三農之上乎猶不足於百里抑何暇於百里之外乎只欲於未勘罪一日之前粗效百里之三農以攄滿腔斗血是臣夙夜所以仰指天俯踏地而有不能自已者也噫意若知愛吾　君則豈不知愛吾君之赤子若知愛赤子則何勞之或憚而何瘼之不隱哉本無尺寸之能又乏涓埃之補則只有損已而益下隨事而殫誠是爲一分半分之可勉者而其要顧不在於向所謂田農之農乎夫農之爲功惟水是賴三南之多稔無他焉耳而西土則乾播而旱耘惟

待自天之有賔故雨晚則歉旱久則荒此其理勢之必然然則爲今日肅人之計固莫如築隄堰儲川澤而以臣之所嘗親諗而目擊者言之則旣無大川又尠瀦澤間或有弱流殘派之縈紆於野中者而川形陷野勢高雖欲防渫引流無一下手處惟是海濱斥鹵之地古人已多有築堰而置筒者曰三里坊之楊贊垌曰巨里坊之沈德生垌朴管垌曰吹里坊之吹毛垌將軍垌斧耳垌曰法里坊之所也垌曰檢山坊之趙彥玉垌全水垌曰西部坊之李之茂垌合爲十垌自 當宁壬寅皆屬 內閣歲收若干稅未滿十

一之貢法曰唐里坊之廣川垌自戊申獨爲 內營之所屬而潮退不久海醎未退只結阡陌以待其時而每當白露爲霜蒹葭蒼蒼則可愛伊人是刈是束以之爲零零瑣瑣之靑銅而已原夫垌之爲言筒也筒也者水筒之謂也築土而堰之以蓄天降之澍雪消之澤不許一勺之漏用需低處之灌而上以木爲之筒引諸流來之源下以木爲之筒通其灌去之路盈縮開闔惟機斯應是之謂筒筒久而朽則易而新之雖千百年何患而但變盈流謙水涸泥生則乃變爲作藝之垌而不復成儲水之筒筒轉爲垌字義以

此盖如水田之爲畓字只是我東之俚文耳噫此十
一處古則筒而今則垌矣筒底時只是天一之攸宅
元非庶星之所管及夫爲垌之後則便爲天地之棄
物川澤之遺利其所以爲閣營地但見其起廢闢荒
而何虧於民哉曰高里坊之新舊二大垌皆名爲補
民民命之重於此見矣噫以民力而築之以民功而
作之所補者民之瘼所防者民之役民何賴於官官
何德於民其舊則收稅防補已有年所其新則近年
初創而間嘗與 內營相關至有邑人 上言之擧
屑而天道無私 聖鑑孔爀片言夬斷一筆判下奪

之營而屬之民府民老少莫不爲之雀躍蹔抃咸願少須臾無死恩山德海逝將與此垌而相終始於無窮矣於戱其盛矣乎又於坪里坊別有所謂 御賜垌者古開國功臣典書崔龍起在 世宗朝退老于府之西檢山下 特賜水田二十石土以養之後被公有混占而失之至龍蛇之變龍起之六代孫文正郎汝翰執靮到龍灣 回鑾時 駐蹕于檢山 內殿御汝翰家 大殿御其切隣士人郭廷墉即開國功臣典書郭萬慶之六代孫也亂定後 命還舊田于崔家因有是垌之名而子孫世守之郭家有 御

坐席與鐵券　華誥至今寶藏之邑人爲之語曰郭氏一席可敵崔田二十石云嗚呼惟肅之土性如此其瘠惟肅之水利如此其吝居居於肅者宜貧而儉不遑於奢宜約而勤不背於義而今乃反是靡靡乎紛華之場役役乎貨利之閧此無他以農之出不如商賈之贍故耳臣嘗在家而監農日以專功而致力則紛紛世念不入於心反有勝於讀書時口在此而心在他始信農是生民之本而本爲天君之所安也由是觀之今日治肅病之良劑莫如務農而農之功專在於水水哉水哉斯焉得以取斯赤地埋筒殆同

不耕之穫乾坪索流何異無麵之飪舉是末耳蓋自有一大本焉不在人不在地而惟在於天天之膏然在上穆然臨下以降其時雨之澤者夫豈偶然而應之哉必待乎馨香之氣上蒸雲漢愷悌之澤旁洽宇海洋洋乎盈兩間者無非和順之積然後玄都之玉燭炳烺紫洞之金膏瀚溢萋萋而滃祁祁而興無失其期有孚以若則前日之緩於事而懶於功者無不歡欣舞蹈於一團元氣之中不董而勤不教而豫以耕以鑿樂此歲豐南倉北黎同我太平又何必別求農書要詢良策也哉臣之所知者在此臣之所望者

亦在此故不敢贅陳他說而只以洪範之一肅字爲
殿下獻焉惟 殿下念哉嗚呼洛龜炳靈彝範斯錫
聖人受之演爲九章而第二疇先言五事之肅至第
八疇有曰曰肅時雨若大哉言乎夫人主五事實爲
庶徵之本而人主一心又爲五事之本也內有莊敬
之心則外必有恭肅之貌矣外有恭肅之貌則粹面
盎背自然有滋潤之像矣我滋而彼亦滋我潤而彼
亦潤以我之肅而徵彼之雨者其幾至微其應孔神
是可與知道者道矣然則曰雨而雨曰時而時孰非
我 聖后一心上影子乎夫雨澤之利天下所同有

非一州之偏蒙者而獨於愚臣之所莅適有名義之相符者玆敢不避煩屑而冒言之噫渺玆一雷之爲封也山川委荼未見肅清之形習俗輕儇無復肅敬之風而古之人強以名之曰肅肅之一字果何處得來環海以東三百有六十治無一以肅爲名者而惟此浿水之北龍灣之南當一國之孔道爲列邑之都護而八方之所經過萬目之所觀瞻則邦政之得失君德之休咎於斯焉可驗其一端矣況又土薄民貧最繫若保之憂源淺流涸偏深如渇之望則必以是一字特揭爲邑號載之版籍而登諸地部者隱然如

有箴警之義而淵乎其有期望之意乎臣於莅任之
初見政堂無額俯仰凝神徊徨起感乃敢以時雨軒
扁而懸之常目仰瞻 肅然在上怳惚 一天降臨
葱蘢五雲來照是其所以然者何哉雖違七朔寸心
耿耿臣不敢知我 聖主緝熙之工近益篤至 龍顏
之粹潤 袞體之豐腴果不減於昨秋 陛辭之日
歟果有合於古聖恭作之儀歟果可以雲八方而覔
一境歟臣不敢知曰乂曰哲曰謀曰聖果皆各徵其
暘燠寒風歟無聲之聽無形之視念茲在茲洋洋肅
肅昔宋臣蘇軾作喜雨亭以頌其君其義則似矣而

其事則猶不過爲己然之粗跡何足爲今日道哉抑臣因此而又思之有不曰農用八政乎夫農是野人之役八政是人主之事事務各異名目相懸而必以農之一言蔽了八政者豈不以農爲八政之綱領而八政皆出於農者乎故釋之者曰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噫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則使斯民厚其生孰有大於農而自食至師都是厚民之節目則農之爲八者之總有如是矣試以臣所治言之爲邑雖小爲責亦大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有府庫焉有甲兵焉因非八政之所在也臣旣陳府中之農形則申

以農中之八政臚列于下以演其用之義可乎一曰
食食所以養生也粤自神農始教之耕繼而大禹氏
序五行加一穀字以爲六府而萬世永賴百辟相傳
盖重民食一事聖聖相承之大訓也府有三屯十二
垌而五倉之穀近二萬斛以糶以糴時有春秋且貸
且賑歲異豐歉百姓足吾誰與不足第恨土地之所
出不啻禹貢兗州之下下然而間多有富民始覺人
之貧富不繫於地之瘠厚也二曰貨貨所以利用也
今此開市有四處坐商有二廛殖利興財以補民業
通功易事以資民計而但無名山大川可以興寶藏

利民用者而土地所產只有明紬木緜浦口生理惟是魚餡鹽釜第緣山商海賈往來之所簇也南饒北輦轉移之所輳也其心之好利而輕業其儀之多文而少質政坐於是耳就以今者勅行觀之則其物力之豐富器具之華盛眩人耳目可足上方此豈三南財穀之所能辦得者耶燦燦百美惟錢之爲也轔轔萬駟惟錢之力也夫所謂今之世惟錢而已者不幸近之愚民之澆漓職由於錢大賓之支待亦資於錢錢之爲物不禁爲難禁之亦難如之何而可哉臣竊以爲禁之則其歸本之效遠而微臨事之憂迫而著

必將有沙崩土潰之勢矣只合禁不撓仍其勢而利導之耳三日祀祀所以報本也謹按此有文廟社稷又有厲隍諸壇而無一鄉祠宇邑之無賢從可知矣十室之邑亦有忠信蓋有之而人未之知歟治之南五里許萬壽山下有所謂德水洞者惟我栗谷老先生俎豆之所也在昔 明廟朝文臣盧慶麟知本府先生以其女婿來留甥館聞此洞名符厥姓貫爲往觀之因結廬數間杜門讀書蓋壬戌癸亥兩年于玆矣翌年甲子出而爲九塲壯元而遂成一代之宗儒百世之嫡傳後之多士以是洞爲其藏修之所擬

之於朱夫子白鹿洞爰有院宇之論而久未之諧始
於 先大王壬子建祠賜享而旣又道疏請額屢年
伏 閤終未登徹其後有爲枳貳之論者托以朝
禁而毁撤之幸於 當宁戊申輿論荐發廟貌重新
至使鄉儒之俊秀者輪直習誦噫茲遡矣弓馬之鄉
文教未振儒化靡聞崇賢尚德蔑乎无聞則惟斯邑
之有斯院也其非空谷之跫音昏衢之白日乎臣以
平生慕仰之誠聞而感之玉佩章服蹌蹌乎趨進尋
院則秋風故壑杖屨如臨高山景行不覺加敬又其
中雲草齋三字儒賢筆跡尚如昨日而餘濕餘香僾

然怳然如臣之愚迷者亦有所感發良心益信夫賢
宇鄉祠之有補於世敎也如是夫只恨物力殘薄儀
度苟艱棟宇門庭皆不成樣噫嘻寧有是哉臣謹稽
大明一統志若曰凡程周所經歷雖一憩馬一住節
並許隨處設享況我先生之於是洞也其精神之凝
着椎百代慕先之孝其風韻之盤旋乃一生求道之
誠則是洞之享先生抑何異於某邱某水之祭其鄉
先生乎他處可禁而此處不可禁他宇可毁而此宇
不可毁也揆以常情孰敢異議又伏況 聖上曾有
大賢祠勿拘之 敎則中年之以有禁而撤之今日

之以無頷而拘之者抑獨何心哉第玆重刱盖未登
徹則 聖鑑之所不燭祀秩之所不載而誰復入告
于 黈纊之下哉臣特以無隱之義不敢不舉實於
祀典條陳之末四曰司空司空掌土地營宮室以奠
厥居者也府有肅寧館小雪堂東北別舍皆所以迎
接使賓者而衙舍之後曰有大衍亭大衍之義尚矣
去壬子 御射劃紙頒下守臣金曦曦乃建此亭盖
御射所中十巡得四十九矢故以其叶於大衍之數
而名其亭曰大衍大哉 聖人之武也於皇 聖祖
弧矢之威以定八方而大哨鳴鏑發無不中今我

聖后天縱多能克繩神武箭箭紅心自合於天五地十相乘之數而虛一不用又象夫太極之無爲則此可見聖人之一技一藝莫非天地之運用是可與俗人道哉新構翬飛丹雘照耀斯亭之作豈非斯府之萬世徽蹟耶若言乎攸居則邑基以其爲行舟形也故立雙碏之石於府前建蒿師之石於館前築藏財筒於石碏之南以鎭邑基而畫野分坊以奠民居海上爲五坊陸爲十一坊海坊則厥土多靑黎黑墳兼以醎鹵魚鹽之利又不如東南之饒故漁戶蕭條人烟冷落陸坊則厥土無黃壤赤埴之美而嶽不秀形

川不毓精環顧四境苦無士大夫可居之地而故家之基業零替蔀屋之生涯困瘁若是而其可曰相協厥居乎五曰司徒司徒掌三物而敷五教以敦風俗者也玆有贍學養賢二庫在明倫堂左右以爲供士之需鄉有訓長以掌其教則規模設施亦云粗成鄉士之秀又非無可教者但官是武窠亘數百年來士大賓興之美鄉無丕變之休自臣來初敢效文武勸奬之計各坊各里皆出兩訓長雙行而並試之巡題白日場之入格者則使之居接於鄉校試射之高等者則遞番長留於大衍亭盖士之才華或不如赳赳

之最多名弓此則恐亦可爲緩急之用也六曰司寇
司寇掌刑獄而禁盜竊以防其奸者也是府以節度
使團束之前營將爲淸南都討捕則其爲任亦不輕
矣治盜禁奸有非如臣昏劣者所可堪膺臣以是虞
懼日夕靡遑體 聖朝欽恤之意竝羲易明愼之義
詗察推捕附麗議讞非不殫竭心力而頑民莫化駻
俗難馴是則深可憂也七曰賓賓者禮遇使客所以
往來交際也今夫門臨大道冠盖相望月軺星槎前
後相續延接之儀餽饗之費最是一邑之大政也尋
常出門尙此心之如見齋沐臨作矧其禮之至嚴賤

巨魯莽山木何擇嘉客信宿野萃徒詠此亦所以戰兢臨履如不勝任者也八曰師師者掌軍律而詰戎務以固邊圉者也凡此軍兵屬之本府者爲一千二百有餘名屬之巡兵營及防營慈城者合爲五千八百有餘名而總之則七千餘數也民戶五千軍丁七千不亦過乎比年以來人多散亡村或空虛而軍額則自如也以故不能無年年之多闕而閒遊無丁充代無路黃口有禁白骨有冤於是乎不得不爲之做作虛名以補其額而所納之布所輸之錢並爲分徵於隣里於是乎士民與下民均一無別其名雖不載

於軍案而其實共未免於軍役也堂堂千乘之 國
豈有如此苟簡之事乎他邑間或有是患而惟此邑
特甚焉盖以其爲都護討捕之營故當初定額偏重
故耳爲此邑之官者不亦憫而爲此邑之民者不亦
哀乎如此之中又經今春之輪症逝者殆半嗚呼悲
夫 皇朝人後孫暨我 定宗大王遐裔合爲六十
人之免役則風泉之 聖思可泣神明金石之 朝
令有關敎化臣感激祗懼夙夜虞度招集境內老成
之民敬考百年之籍廣求萬全之策則咸曰未如何
矣要不出依前例分坊作名以爲姑息地而已臣不

忍病馬之添載遂爲之便宜區處俾不動民之一髮永作傳後之定式此則偶然而然矣其前流來之千餘虛伍將者之何哉每一念之寢食靡甘苦言四方之要害處則烽燧有一北應安州南接永柔煙臺有二用察海門之荒唐船又有間烽二所以承烟臺之火而通隣國之擧也至於關防則東有虎田城巖阻險塞可責守禦而世則久遠時已昇平古郭頹圮遺址陳荒雖欲重修而豫防之以今民力何敢望耶嗚呼牧民之政其目雖八其綱則一一者何也惟農是已農而不恤政無所施綱之不擧目何以張茲不暇

遠引且以巨府之所覩論之則惟其農務怠緩財穀匱乏故百令懈弛衆瘼滋生以言乎食則公私俱竭吏民遑遑糴糶之際奸僞百狀以言乎貨則民失其業惟利是趨欺詐成風莫之可正以言乎祀則粢盛未盡享儀不及鬼神遠而休祥閟矣噫奠麗失所野多頑違則司空曠其職矣訓迪迷方士無操守則司徒癏厥任矣剽竊肆行譏捕或漏則司寇懈其禁矣支勅之費便同尾閭草料之繁殆甚毳毛則送往迎來安得盡其禮乎軍籍虛擁調閱歲曠錢布徵白隣族受病則戎武之政其可謂克詰乎盖八者之弊究

其原則秪是農不勤食不給之致爾當日箕聖之敘
八政而必曰農用而弁之者其義又較然可覩矣噫
王政之本在於足民食足食之本在於務田農務農
之本在於興水功而水功之興其道有二今夫隄防
以畜之溝渠以灌之水車以運之桔槹以引之者水
功之興於地也油然而作沛然而降四海均霈九野
普洽者水功之興於天也興於地者其事也勞而其
功也小興於天者其事也簡而其功也博　殿下如
欲簡其事而博其功則盍亦無費民力無煩人事而
求之於對越於昭之際乎若稽虞書則命棄播百在

於在璿齊七之後而時則景星出慶雲興可想其雨澤時而水功興矣故曰濬畎澮距川然則當日之穡事登而歲功成者豈但以后稷之勤於勸課豫爲修爲而然哉功有所歸化有所本勤而豫者猶屬第二件嗚呼可不念哉易曰大哉乾元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今於農疏裒輯之日拈出此數句語以冠諸編首則在 聖朝務農之政豈非開卷第一義耶臣之意溯委而源臣之說由淺而深故始以一豫字爲入門中以八政推廣其義終乃以時雨若三字玉振之惟 聖明懋哉仍伏念

惟此一書非疏非劄似傳似記不成人臣告　君之體故起語無憑結辭無例尤增震灼之衷只俟斧鉞之誅

葵庵元集卷之五

葵菴元集卷之六

書

上老親書 丙午

定省歲隔惶悶日甚伏未審寒冱 壽考氣體候萬安庇下諸眷勻適遠伏慕區區下誠之至子戾洛後無頃動顔之檄遲不肯來齊眉之案遠莫之見而且況 聖明在上悃未格天老親在堂職供無地晝宵悚懼不可遑於忠孝間一罪人之歸而已伏悶伏悶臘月都政後得由反面面稟時毛伏計餘萬謹不備

上夢村金相公 鍾秀 乙卯

朱夫子八丈夫贊首章曰青天白日廓乎昭明丈夫心
鏡盖大丈夫持身處事無一毫隱曲天下萬世昭然
咸覩此皆自其一心之所發用者則是心全體蕩蕩
乎赫赫乎正大焉光明焉爲本於萬事爲原於萬理
者於何灼見其形像哉惟彼青天白日之廓然無纖
翳人皆仰之者似之如欲比類而名言則此非此心
之一團鏡子乎嗚呼惟心之爲物也其形至小不過
一寸其所處也至隱於百體之內至微於五臟之中
而九萬里廣大無量之天千億歲高顯無極之日適
足爲這箇彷彿形容底物事有若模範鑄出團圓懸

在者然此其理玄矣大抵心是能天日是所心是本體天日是影子心是形而上者天日是形而下者天日所以爲心之鏡者亶其然乎三代以後多少多羣賢夫孰非存此心者而先儒之論獨於武侯乎許之豈非以其討復大義炳然爲天下萬世之所共見而然者歟晦翁之揭以爲贊其自道矣觀於垂拱劄諸篇可知已其在我東則非無靜退諸大賢而金農巖常曰栗谷如青天白日此則於其癸甲調停及十萬詰戎等處覷得來若是之分明也越惟我華陽老夫子位世近百年春秋大宗旨雖至賤之奴隷亦皆仰

其淸明尙矣無容議爲近故宋尙書公適無雅分迨有遺恨賢
宰相而其在世時每說到大監事必以這四箇字盛
稱之粤至于昨年如小人者益信其說之誠然矣伏
未審玆辰靜養道體候若何能事已畢沛然言歸初
服復修古書重尋伏想永晝淸宵洋洋乎左右之逢
無非本原光景向也之進而天下也此也今也之退
而一身也亦此也夫道一而已矣惟世之不知人之
心事者盡亦於其頭上之蒼然赫然者觀諸小人歸
臥草野歌詠 聖恩只此足矣又何言哉伏祝爲道
加愛以時增重謹不備

伏以大丞相閤下今日事雖以長源之昏愚亦嘗先知而仰勉者屢矣最是金剛一着超然有出塵遺世之遐想而萬二千峯白雲丹壁之中麟驂未倦鳳詔旋催仙分太輕 聖恩至重揆以義分幡然改路歛却物外高蹈歸作黃扉老大臣此在恬退宿計未免狼貝而一國士林之幸則大矣輿情踊舞無不想望風采斯豈非 明時之千一際會耶伏不勝抃賀萬萬第伏念從古名碩素負重望而輥到大拜後則功名輒少遜焉盛名之難副具瞻之難居類如是矣伏惟大爺以平日之抱負當今日之地望如或一念之

差而一事之愆則不惟目下之衆謗是叢並與固有之宿望而同歸於一簣之虧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凡所以繩糾也黜陟也經濟也憚壓也振勵也激揚也一號一令萬事萬物想已斟量斤定於弘規大度之中如長源芻微蟻蠢顧何敢一言之贅而但有中心之耿結不忍忘者於戲不顯 聖君賢相幸有今日而又不能開我東之一治闡斯文之一統則其爲千古志士之恨當如何哉如何哉玆敢不避煩瀆冒進一說凡今之人大抵是汩董世界希覬時節苟不能痛革此習則人心之陷溺世道之汚下恐無可撥

之望寧不恤然傷心哉欲進對時之良劑莫如先之以烏頭之峻繼之以氣海之灸然後始可用四君子湯其要顧不在抑陰扶陽四箇字乎這四字之骨又在正大字伏願大君子恕其狂率而詧其衷誠急於公耳國耳區區私義有不暇論而眼纈無鏡筆顫不倩所以貢此至誠耳 戊午

答鄭判書 枋 別紙 丁未

禮書外又下別諭伏不勝哀感萬萬以長源不肖無狀大人君子何所取而眷眷至此哉自念平生偏蒙鞠育勤教之恩而曾無一半分報效之道雖竊倖第

而甘旨之空空則依舊矣雖通濫爵而門戶之寥寥則猶前矣一日反哺烏鳥不如千古遺恨風樹難停假使日後縱有萬鍾之祿其將爲誰養而爲誰榮哉此是叔主曾所經歷者故茲不憚煩屑而略白之耳極欲一進承候兼吐萬端悲冤而大防難踰只增瞻悵伏乞台體對時萬安以慰區區之下誠

答徐戶判 有隣 別紙 丁未

某冥頑不死本年十一月十二日乙亥祔葬先考于天馬山乙辛之原妣墓之右惟茲克襄實賴盛德下恤之力既蒙慰問伴以別諭又惠厚賻千里遠來此

已爲銘骨之感而況造主有式之惠送視同骨肉感均幽明不知不肖何以得此於大君子陶勻之下哉閤內頌祝罔知死所哀疚在躬末由面訴謹此替謝伏不勝痛隕悚仄之至

答沈完伯 頤之 別紙 丁未

初終時伏承禮書伴以別幅慰諭兼有各種賻單及至葬前數日意外專伻存恵滿幅慰書重貽十件厚賻而造主具櫝有韜有藉有褥至有筆墨與唐粉越至葬日又有護喪營吏之下來者前後眷恤萬萬出常雖在至親骨肉之間其所優恵亦何能洊疊至此

哉幸賴是力乃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乙亥之卯時祔葬先考于天馬山乙辛之原先妣之墓右惟玆克襄大事實惟大君子優助之盛德是憑是藉此生此世何以爲報粉糜無惜殞結有期情貴無文禮重不煩玆未敢縷縷詳陳惟乞巡宣台候爲時萬重俯慰哀念

答徐判書 有防 別紙

孤哀子罪逆之深重仁人君子所宜斥絕而今大監不惟不棄乃反慰問之別諭而申以三種厚賻郵䘏千里遠到縷縷眷念殆同親戚以此之力得於今十

一月十二日祔葬先考于先妣之墓右惟此大事之克襄罔非大君子匍匐之德感泣攢祝不知死所衰麻在身末由面達謹此替神荒迷不備

答鄭正言 福煥 別紙 壬寅

別幅慰諭數種賻儀俱出厚眷極庸哀感某不孝之罪尚忍言哉初不自料妄有意於榮養離側遠遊周歲未歸蓋八耋親下千里旅宦以其時則晩矣以其情則舛矣某亦人子耳豈不知其不可而每心口相慰曰若或因此而得遂至願則庶可以贖此罪之萬一而亦惟親命之不敢違越以此之故黽勉逗遛始

克於昨年秋陞六獲當可爲之地所恃者　聖朝之孝理也皇穹之仁覆也夫孰知誠不足以格天才不足以動人反遭此罔極之變無涯之痛也哉大寒修程蒼黃戴星一縷頑喘而猶復苟延忽焉已葬矣卒哭矣雖念卽日滅死獨奈偏親之在堂何從今以後益覺高明地步卓乎其不可企及曾不以求官爲事暫或離庭能養志養體兩盡其道志不屈而身不辱此其爲孝固不可與區區俗輩專城之養同日而語況視諸求此而不得者何如哉眞可以激頹俗而勵衰世矣均是人之子而賢不賢孝不孝若是其懸乎滿腔

煩冤無緣攄敍臨紙鳴咽有淚和墨幸有以恕其辭之支蔓而恤其衷之糾結焉

答金持平 東稷 別紙

落落千里禮書猶難況此別諭鄭重勤摯如非厚眷何以有此感淚縱橫不知所報某不孝求孝而孝不得而增不孝窮天之痛有不敢煩訴於仁人君子之前也是月奉行窆禮盖山家適得便近而凡節未免薄略矣人子之心其敢曰恔乎伏祝侍從克敬遠副區區之哀誠

答李奉事 箕采 別幅 丁未

五汝五汝子見夫世之爲人子而不肖不孝有如長源者乎劬勞養育辛勤教訓白首青雲是誰之賜而斗邑薄養竟未遂誠陋巷終窶遽至此境名雖曰人而曾烏鳥之不如夫旣得可爲之地而不能爲者此非罪乎冤乎辛丑之不死猶有所重在今則一縷孤哀何怙何恃而叜立於穹壤間耶從今以往紙自無意於人世矣天乎天乎玆曷故焉自在罪蟄中惜惜一念每懸於松戶之下而今此伻來惠之以禮書重之以別諭幅幅情眷字字心旣雖以冥頑之性豈無感發之衷但慰警諭分自道過謙是爲可愧而可悚耳不

諭明年楸行時枉吊預切懸企姑留耿耿季氏來吊
於初終之時至於入哭握慰交骨之感何可量已

答沙谷朴戚 守益 己未

海天錯落雪山峨峨情然故舊之思常自往來於沙
村春谷之間此時惠書翩然遠至一猶感矣况於再
乎前者未復後者愈勤此非古人所謂相好無相猶
者耶第審兄候間經美疴迨未快蘇云仰慮區區若痛
在己衰年攝養慎之慎之服弟永感餘生又哭割半
而白首皂盖遙落窮海之濱此生天地良亦悲酸殘
邑荒年又當賑政接濟凡節㳂然如無麵之飥不柁

之船奈何奈何恨不得如兄老經綸在傍而指導之耳示教諄諄認出衷曲人非木石寧不感動今於元數減之則薄加之則厚以情則欲厚而不欲薄以勢則可減而不可加反復乎情勢之間參酌乎輕重之際無加無減準本完璧是其非不厚不薄君子之時中乎恕諒焉倩草不宣

與默村金同知 若訥 庚戌

瞻仰中歲寒伏惟棣中起居候對序萬安先事克成是豈容人力耶大孝格天天監世德默垂明眷遹降恩誥鄉月始圓寶篆煌煌其所以耀時人而光百世

者爲如何哉判尹 誥命謹此十襲封上遙想祗受之際何堪追慕之誠貞敬從爵姑未安寶雖無如有幸勿爲拘亟行其禮如何祠宇之洗白墓道之焚黃恐是次第事耳某白首旅瑣欲歸未歸孤露餘生所望何事拜送華誥感淚泫泫凍筆不備

與石門崔戚 樂俊辛亥

人事有異於古今地道不變於滄桑今實默想隱然有待乃於是歲之春也先王考府君緬禮克襄於可襄之地堪輿之吉利姑舍冥塗之欣抃可想爽惟僉賢在子爲孝在孫爲孝尊之門安得不昌大乎凡有

秉彝皆知好德而况平日相愛者耶家兒之書爲報此事甚詳聞來自不覺聳然起立憧憧一念無日不往來於石門佳坪之間而可不以一書致賀乎爲問悲擾勞攘之餘僉起居對時增重大小家俱見乘龍之慶耶戚記荏苒靡兹欲歸未歸十丈紅塵日染雙鬢白髮久於此則其將白化爲紅如蜂鬚之擁花蘂耶蜂之役役紙營其窠之甘蜜而其性分出於君臣大義耳可呵適得風便略草不備

與蘇友 洙觀 庚申

天崩之慟八域惟均而如賤臣者自别矣叫號擗踊

如不欲生而亦無由蓐蟻奈何前書儘是情訊而焦遑度了謝儀此稽悵歎何可言爲問秋凉侍餘做履對序增福科事退春蓄銳俟之如何記末自春以来日事哭泣此何厄運此何頑命只願少須臾無死者當宁復出大聖人　垂簾又有女堯舜惟恤惟休可謂並行蒼蒼天意其在斯歟今夏與吾兒同學於吾家如吾在家時耶力疾艱草不宣

與子華　甲申

某拜某聞五倫朋友居一焉朋友之義厥亦大矣夫以兄弟之天倫亦不爲之各立一條乃互見於長幼

之倫而以人交人者得與父子君臣等並立齒列則古聖人揭爲名目果何義歟兄弟怡怡朋友切切我不敢知怡怡者一於怡怡而未或切切切切者一於切切而未可怡怡乎兄友子弟則兄弟亦似有朋友之道矣而必有怡切之異者何哉文以會友友以輔仁仁者人所同得之天也而至情至愛之和協湛樂莫此仁若也然而必於彼友朋上言其輔者其以朋友爲講磨道學之地而然耶審如是也以兄弟則獨不宜講磨道學歟死喪之慽莫如兄弟喪亂之平不如友生果未知孰重孰輕有曰朋友有信又曰責善

朋友之道信與責善其義何如夫所謂責善者盖言朋友之間必責之以善道無使入於不善之地也茍非相知之信相信之篤烏能及於此哉弟故嘗曰責善二箇字包得那信字義未知兄意以爲如何既曰友云而恕其所爲面好而心違外許而内訾反不如胡越之同舟則安在其爲朋友之云也我以是待彼彼之反我固也聱而無相冥行擿埴與之同入於不仁不義之坑塪吁可怕己若曰我旣有是何待爾責爾且無是曷敢我責云爾則其所以自有者乃所以自喪也其所以自大者乃所以自小也可不戒哉可

不戒哉是故既結以朋既托以友則必也責之盡其道待之極其誠見其有毫忽之差則溫喻以規之當其有行止之迷則嚴辭以正之期於盡善無過之地然後斯可謂之責善也斯可謂之有信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是之謂歟責出於我而善入於彼善作於彼而德成於我亦職有利哉凡吾所以朋若而友若者如是其至矣而彼或不悅於心不愈於口執拗猜刻自遠自疏則其在我之道如之何而可也將言以痛絶面以顯斥割席於子魚貽書於山濤矣乎抑心絶而不發於言內疏而不露於外姑爲全恩

遠害之計耶其或懃懃不已偲偲隨責以冀其不遠之復歟以前則近於輕棄以中則幾茂於表裏二心以後則殆未免乎自辱之科矣於斯三者將奚擇焉噫堯庭有兜共孔門有求予之二聖之初引四人也蓋以爲才也則靈襟睿視猶短於知人者何也彼雖有氣質之偏駁而以比屋之盛鑄人之教終不能化成君子大人者亦何也吁之咈之鳴鼓之旣絶之矣而猶不即黜於岳牧之班仍置於堂室之列者又何以焉朋友之際亦或取此而爲法乎否乎必有能辨之教矣嗚呼古之人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今之人

資富則不敢友爵卑則不肯友古之友友其德今之友友其位古之友以志今之友以面不問其德之高下處均則友不求其志之同異勢埒則友友之以利故朝朋而夕讎友之不以道故今日盍簪明日按劒相彼黃鳥求其友聲可以人而不如乎如愚者生晚貧菲不惟人之不我友亦不敢以友於人其於友朋之道盖蔑如也奚足以尚論於千古而交遊於一世也哉雖然腔裏之蛾洋自鳴心上之金蘭不昧求之於今曾未得彷彿於斯者此某所以鳴咽於伐木之什而恫愧於下石之世者也家有弟數人或有資稟

之偏倚或有材氣之英明同氣之間亦不可但無矯揉之道而況余爲其伯而居其長者乎每以規箴之義行之堂室之間是雖僴於怡切之訓亦不見其不可耳若過於責善則或近於相夷耶惟吾兄出入長者之門必有熟講於朋友兄弟之道者玆質所疑可無一言示破惟兄諒答之

與任正言 璞 論文 壬戌

和仲足下僕之與足下交意茫心醉不設畦畛不立城府在都門而無日不接足下驢在山野而無月不承足下書所與盃酒懽懃葛藤酬酢必沾沾乎文史

之場若望僕秉羽先登鼓勇而進之豈足下用田安平故事謬稱師老卒耶即僕犬馬之齒一日長以也愧汗愧汗僕起山南未耜跡寒材魯於世無所比數偶値堯天雨露不擇草木濫竽而穀於京者十餘年紆笱而役於外者又如之迨今髮縞齒缺憒憒作春田臥犢不堪經靮躅之武所謂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是焉能爲足下損益顧以平生蘊積於蠹魚之腸者有一二不盡消磨得足下知己而不言誰可言者自念生我之初一物不帶來由生八老一事不繫戀獨於古文聲句昌歌之者本乎天性甫離齔不

喜從塾師章程業得尚書隻章片簡已喃喃學誦閭左丘司馬數行句法輒鼓舞咿唔當是時人皆笑僕癖而狂年長而讀漢書所紀文武詔制賈傅治安策百千過始信文章正脉在史而不在他又就儒家所習四書而獨喜論語以爲是洙泗門人善記夫子一動一靜摸寫入神故其文得史家之體所以句琢字鍊式如玉式如金既覃精會心十數寒暑便能⿰口畫⿰口畫肰私語曰自有天地人以來得其精英之最現曰文指其光華之獨著曰文文非偶然而作也亦不可苟然而名也天之文日月星辰雲霞雷霓地之文金三

品土五色球琳琅玕人之文黼黻冠冕圭璋宮室河出圖洛出書龍師鳥官鳳儀麟止皆文也龜之貝蜃之珠虎豹之毛孔翠之羽皆文也書契之作而取其紀事紀言紀物之炳炳郁郁者曰文紀事之文祖二典以及周官三百六十紀素王春秋光如鼎彝音中鍾磬紀言之文祖三謨誥命以及檀弓樂記魯論諸編光如袞繡音中琴瑟紀物之文祖禹貢以及考功記山海經汲冢書光如玉璧音中琅璆是其通天壤亘古今媲三光而不墜者故翼素王而爲臣曰左丘公穀收秦火而置史曰馬遷班固俱能嫡傳史家宗

法而綱羅千古事變言辭以斐其文譬之善畫者摹寫人物亾論形色惟肖必以造化精神得其生動氣魄之眞然後斯合神品論語之簡左丘之蓋穀之淸公之嫺魯史也遷之雋爽固之精剛漢史也卽其紀事紀言紀物之文與虞夏商周同堂而昭穆矣天下有舍是而稱爲文者一曰儒家訓詁學亦有本源矣夫子作繫易孝經以至曾思大學中庸誨人明理盡性所以諄諄焉命之者必用之乎者也等字得力使天下家行戶踐如菽粟水火是聖人設教之言而非吾所謂文也世無孔子曾思不敢作是言妄擬者天

下誅之雖才如子雲學如仲淹一出言而獲僭冒之辠其淺者貪嘗瑣掇拾塵土甘心爲馬鄭家廝役矣他如老氏佛氏莊列荀韓亦各以其道誘天下道玄者其言黝道空者其言幻虛則汗漫實則躁厲視虞夏之文爝火於兩曜矣自是而降有唐韓退之始立操觚家集卷門戶所作篇目各有制度曰序曰記曰書牘曰誌銘曰傳贊論辨設名雖殊同出於紀事紀言紀物之法則皆史體也彼以道學自任動引鄒孟氏爲準故原道諸篇亟用儒家誨人語其爲送窮文進學解傷於夸矣毛穎華傳雜於詭矣險僻爲

奇則樵湜之前茅矣吾恐古文之體至此破壞而尚不如柳州潔也及宋而歐陽子學韓之流波自命爲古文蘇氏父子最號大方家而儒家道家佛家從橫家雜然並用爲策論序紀其於遷固之法十不能二三何論周魯皇明諸子一皷作氣挽千古甚力獻吉麁于鱗癡元美巧伯玉悍各欲超乘而上稅駕三代而畢竟寢處唐宋宮室假借秦漢衣冠優孟之爲孫叔敖吾懼其不及眞也鴨江以東文獻曷徵商周之世得箕聖爲君而民不識洪範九疇至唐末而始有崔阿飡北學一人便爲初祖達摩盖今人之知有古

文尚書不過六七百年所以忘筌左穀覆瓿班馬屬之羲皇畫前事是其不格千歐蘇則訓詁學而已浸假不遺餘力各極其詣磨塼作鏡孰與琢玉求文刻蠟剪綵孰與種花得花僕之爲斯言也粤自羈丱而不幸天分有限中罹險釁被疾幾殆死鉛槧之癖積年荒落有時屬辭成篇讀之面熱所慕於古人者竟不能一毛似騏驥譬諸粱肉知其美者不如食而飽食而飽者又不如充而肥故斯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且恐楚人之咻笑嘿而識之以泊白首屈指當世知我罪我繾綣之深莫如足下以僕而窺足下文藝淵

然者有古色將然者有古音片辭咳唾又不墮尋常塵臼以此知足下篤信古人遒遒乎策上駟而馳千里矣由進士壯元擢高第歷騎省薇垣髮鬃而瓠皙從今而望奄兹綽有餘塗異日鳴璜搢笏於木天蓺火之地演綸草麻則伊訓說命其言也汗簡修編則堯賞舜曆其書也以足下文章爲 聖朝太平之瑞者無一非紀事紀言紀物之文而其爲虞夏也商周也魯也漢也亦在足下一段精神自證自悟如舜典五載巡狩禮四岳輯五瑞周書顧命西序東房奉璋同瑁鄉黨篇飲食衣服事君容儀相容孰敢一語添

剩項羽紀鉅鹿鴻門垓下光景灌夫傳行酒罵坐氣象着何一字增損斯皆不沿不襲無假無矯濯濯如珊瑚柯粲粲如芙蓉花皮膚脫落盡獨有眞色眞香則吾所謂眞奇也眞簡也悠悠世間人奪胎換骨盖頭粧面欺人自欺誤人自誤皆不識此箇路頭無限妙處故也願足下試以僕管豹之見就古人紀事紀言紀物之體而看來看去日漸月融方丈入珎一下箸便玉食阿房萬戶一舉足便王宮種種神妙色色天成皆足下目前境界無量大自在矣至論唐宋人病處亦果有嘿契於中者卽以僕語語人曰千古文

章當以史家爲正正變而奇奇變而詭實備於昌黎若知如此是病須知不如此是藥斯言之出而使當世博雅君子目笑吾狂簡無所根矣高明以爲何如承過愛敢縷縷至此悚仄悚仄統希照亮

寄晃孫 庚申

相別已三載以吾之思汝可想汝之思我亦未嘗暫忘也寒盡春回萬物榮華汝以人之子同得生生之一理心仁身健勤讀書善事親耶如此則人不如此則不人不人則禽獸禽獸可以爲我之孫乎古之人八歲入小學出就師傅居宿於外舍今我 王世子以十一歲冠禮

冊封仍以入學睿德休彰文章彪著汝以我 聖君之臣爲我之孫且反思之今年幾何其非十有二乎十二歲之人何書之不知何事之不能哉乃祖雖不才年汝之今年已讀遍通史小學四書盡了能作詩賦矣汝其仰觀 邦慶俯念家訓下省一身所受之性所得之年勿浪遊極可且愛弟疊如愛身勿爭勿訶勸之恤之並有其進亦所望也同是一己之子兄文而弟不文則其心安乎設使兄飽而弟飢兄煖而弟寒則兄豈安其飽煖而弟豈不怨其飢且寒耶念之勉之勿忘勿忘

雜著

箴

愼忍箴並序 丙戌

大較人之賦命而初生也其所賦之全體混然一太極而已及其有知覺運動也則亦陰陽動靜之機也馴至乎動與物接萬事交錯則又是萬物化生之象也夫物之有萬非不各具乎一極而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動者動植者植飛者飛而不能走走者走而不能飛各一其生各殊其用雖天之大亦不能使之一也由是之故萬事之來亦有大小本末內外輕重得失順逆之錯焉人之與之接也

自不能一視而無別若混沌無事之時者罔其理也是以視聽言動四者所以應其來也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所以交其變而制其異也應其來而視聽言動之非其禮則一心之差而萬事以之舛矣交其變制其異而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或過或不及則一心之昏蔽而萬事以之顚錯矣由是觀之五事七情之所以應乎外而因忽因易者非所以養吾一心之太極全體者乎罔忽之謂愼因易之謂忍愚故曰視聽言動四者可以一愼字蔽之也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可以一忍字貫之也夫

子所謂非禮四勿子思所謂已發未發其是之謂歟雖然視聽言動固非可慎而最可慎者莫大乎言也喜怒哀樂愛惡欲孰非可忍而尤可忍者莫先乎怒也何者言也者章身之樞而興戎之機也莫捫朕舌易妄易泄則其所繫大於己者非但三者比而已也怒也者形氣之發而威猛之出也莫遏其奮易過易爽則其所關重於身者非特六者比而止耳妄泄而至於招咎過爽而至於失德則其爲性情之累爲如何哉故愚嘗曰慎孰爲大曰惟言已忍孰爲先曰惟怒已嗚呼世所謂慎言也

而可言而不言噤然如啞者非吾所謂愼言也世所謂忍怒也而當怒而不怒懦焉如癡者非吾所謂忍怒也凡吾所謂愼忍云者言於可言也怒於當怒也可言而言當怒而怒出而有章發而中節則靈臺瑩然天君泰然曰視曰聽曰動曰喜若哀也若樂也惟愛焉惟惡焉惟欲焉一切無所事於愼忍而自無不愼不忍者矣夫旣如是則萬物化生之象各當其理陰陽動靜之機各極其妙乃有以復其混然之一太極大哉愼忍之功用也愚也訥者也懦者也可言而不敢言當怒而不能怒而

尚恐愼忍之不足有以喪夫本然所賦之美故爲之箴以自警云其箴曰

天降下民有性有情情之所存因言以鳴事或違心拂鬱乃怒斯怒斯言哲愚同然孔孟千言大道由宣文武一怒天下以寧降此蚩蚩不亟不平或濡或詖乃戎乃咎惟忿惟恚有損有尤所以君子執玉奉水毋易爾由曰從作乂不縱乃咈必反求道然而爲是亦有其妙可言不言似愼非愼當怒不怒以忍傷忍肆余存戒庶中其節景天玄默時然後發學離不遷出亦從容是愼是忍綏我降衷

寢屛自省箴 庚申

曰我初生有賦有受氣惟紊錯理則純粹以此制彼
終歸于一彼或用事駸駸其逸迺舜迺蹠匪天伊人
吾斯之懼恆反于身自髫至耋一心偲偲晝行夜檢
前失後師惟怒與慾最難克己少時三盟尚在囊裡
如是度年迨無寸進冉冉頹齡如電其迅居家無聞
立朝無言學未窺班道未逢原中夜以興心焉如惔
付畀何答擔負何堪念念仰俯終身之憂憂之如何
古人是猶人無古今地無華夷獨處下流寧不爲悲
無生則已有爲亦若曾不是勉終然自晝天匪私我

我非探天凡有血氣其責同然苟無此心禽耳獸耳
千聖垂訓罔不以是今余昏慵如睡未覺是恤是惕
臨深履薄於穆皇穹日監于玆游衍出王毫忽敢欺
褻若私萌赫然其雷伊或善謫慶雲徘徊此理明甚
夫人則同天不在遠方寸之中顧言持此以終餘景
書之寢屛常目觀省年雖既衰志則方銳從今以往
度得幾歲夜前則晝春後亦暉其忽其徐惟危惟微
倘來功名所性不存陰陽分路休咎無門來不必拒
往不宜追易險簡阻惟心之爲龍騰古劍鶴舞雅琴
凡今之人莫知我心眷言來世尚有子雲嗟子嗟孫

永傳此文

說

戲猿說 甲申

甲申冬余讀書于溫城之王井一日有人牽猿而來以其戲食於僧余招猿而爲之語曰嗟爾猿嗟爾猿爾之初在巫峽巴山之日只應走者之自放而已越萬里隨人而來見縻於人見馴於人而百態千戲又何其巧也巧出於猿而利歸於人巧者猿而巧之者人也猿兮猿兮以巧而名於世與其無巧無名自在於山澤其勞逸人天盖亦相萬而彼牽猿人之生涯

於此者則又是人面而獸心耳今世之奇技淫巧巧言令色以取媚於世者與此牽猿者奚擇哉余於猿戲歎世之不古焉

愛民說 在鼎戊午衙時

吁不佞何取焉曾恭矣空疎矣未技小藝猶不及人而幸蒙 陶勻濫歷華顯朝臺省而暮承宣既又出補于是邑何莫非分外之榮而罪中之 恩耶凡人臣愛君之誠自是天賦之性何論恩數之有無而從古名碩必以是爲言者盖亦有所感激而增倍之耳況若余者底箇物而至此哉所以跬步之際凛凛然

冰淵之當前衾影之間洋洋乎鬼神之在傍惟此心惟我獨自耿耿雖以父子之親夫婦之密未之或知也今於臨民之日每見鶉衣鵠狀不忍孺子之入井必懷拯濟之良心而或拘於勢或礙於法有不能如意者多矣嗚呼欲報之 德昊天茫茫馬革裹身雖抱其志海晏河清無所施矣麟閣圖形雖慕其名才短識淺無可及矣一半分報效之道如之何而可庶幾也昧昧我思之惟有愛吾 君之赤子以寓愛吾 君之丹心焉已矣夫愛其父而及其子者人情之常也愚雖不敏亦有常情初不知愛 君則已若能知

吾 君之可愛也則愛吾 君之子不如愛吾之子
乎嗚呼環東閤居居而民者無非子也其飢乎則我
飽猶飢其寒矣則我煖亦寒其懸之倒我不解而誰
解其溺之急我不拯而誰拯吾 君之使吾來職此
耳以是心而推之或有所少補焉則向所謂涓涘之
報只在於此矣是以隨事盡分曾亦有一二事而最
是 皇朝遺氓 璿派遐裔近百人之許免軍役則
風泉之聖恩可建諸天地仁覲之 朝令有如彼日
星而閒遊無人克代無地從前虛伍已過千名而若
又加之以此數則適足爲厲民安在其愛民其役則

在所當免其事則無可攸爲乃以我月俸中府旗牌準其額而防其役俾不動民之一髮永作傳後之定式至若點船監官貿魚卵一款其弊也酷矣卵一部價一戔邑例則然故官本錢三十兩營儲米三石合之貿得卵三百部船監當之以歲來納而二百七十部則官用三十部則營納以是行之者久矣一自均役以後潮退漸遠海錯極貴昔之十文所買之一部今爲百餘文猶不足而官錢營米其數自如也以故爲監者輒費了自己之財小則三百餘金多則四五百金一入其中敗家亡身噫噫天下寧有是哉寧有

是哉余聞不勝勃然而怒盡然而傷曾是以口腹累人若玆乎哉如使此卵復入吾口則其下咽乎嗚呼其惟民之膏血矣其亦官之毒藥矣他不顧餘不恤一言以斷之亟令革罷之乃若營納則有不敢專擅惟在臨時善處今秋而豫其價明春而備其物俾也龍戶主之得不爲民患則幾矣凡此數事非敢以爲惠只是迫不得已之眞心所發苟利於民何慳於己嗚呼後來僉君子同是吾　君之臣子而與愚有兄弟之誼莫曰干譽莫曰貽他弊又莫曰非我攸知尚克時忱勉之哉勉之哉

葵庵元集卷之六